

# 太平廣記

百廿一之味

報應

庫文閣內			
函	架	冊	號
五	一	五	二
九	〇	二	九
		九	類
		漢	書

庫文閣內			
函	架	冊	號
三	一	三	二
〇	七	五	九
		九	類
		漢	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229	
冊數	52 ( 15 )		
函號	309	115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二十一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報應二十文庫

杜通達

邢文宗

長孫無忌

龔師德

王瑱

江融

李昭德

弓嗣業

周興

魚思嘠

索元禮

張楚金

崔日知

蘇頌

李之

唐王皇后

楊慎矜

師夜光

崔尉子

杜通達

唐齊州高苑人杜通達貞觀年中縣承命令送一僧向北通達見僧經箱謂意其中是絲絹乃與妻共計擊僧殺之僧未死聞





九平廣言 卷三十一 四  
誦呪三兩旬遂有一蠅飛入其鼻久悶不出通達眼鼻遽啞眉  
鬢卽落迷惑失道精神沮喪未幾之間便遇惡疾不經一年而  
死臨終之際蠅遂飛出還入妻鼻其妻得病歲餘復卒出法苑珠林

### 邢文宗

唐河間邢文宗家接幽燕客稟性麤險貞現年中忽遇惡風疾  
旬日之間眉鬢落盡於後就寺歸懺自云近者向幽州路逢一  
客將絹十餘疋廻澤無人因卽劫殺此人云將向房州欲買經  
紙終不得免少間屬一老僧復欲南去遇文宗懼事發覺揮刀  
擬僧僧叩頭曰乞存性命誓願終身不言文宗殺之棄之草間  
經二十餘日行還過僧死處時當暑月疑皆爛壞試往視之儼  
若生日文宗因以馬下策築僧之口口出一蠅飛鳴清徹直入  
宗鼻久悶不出因得大病歲餘而死出冥報拾遺

### 長孫無忌

唐趙公長孫無忌奏別敕長流以爲永例後趙公犯事 敕長  
流嶺南至死不復迴此亦爲法之槩出朝野僉載

### 婁師德

婁師德以殿中克河源軍使唐永和中破吐蕃於白羊澗八縱  
七捷優制褒美授左驍騎郎將高宗手詔曰卿有文武才幹故  
授卿武職勿辭也累遷納言臨終數日寢興不安無故驚曰撫  
我背者誰侍者曰無所見乃獨言似有所爭者曰我當壽八十  
今追我何也復自言爲官誤殺二人減十年詞氣若有屈伏俄  
而氣絕以婁公之明恕尚不免濫爲政得不慎之歎出唐新語

### 王瑱

唐冀州刺史王瑱性酷烈時有敕使至州瑱與使語武疆縣尉



蘭獎曰日過移就陰處瑱怒令典獄撲之項骨折而死至明日獄典當州門限垂脚坐門扇無故自發打雙脚脛俱折瑱病見獎來起自以酒食求之不許瑱惡之迴面向梁獎在屋梁旬日而死出朝野僉載

江融

唐左史江融耿介正直揚州徐敬業反被羅織酷吏周興等枉奏殺之斬於東都都亭驛前融將被誅請奏事引見興曰囚何得奏事融怒叱之曰吾無罪枉戮死不捨汝遂斬之尸乃激揚而起蹭蹬十餘步行刑者踏倒還起坐如此者三乃絕雖斷其頭似怒不息無何周興死出朝野僉載

李昭德

唐鳳閣侍郎李昭德威權在已宣出一敕云自今已後公坐徒

私坐流經恩百日不首依法科罪昭德先受孫萬榮賄財奏與三昂後萬榮據營州反貨求事敗頻經恩赦以百日不首隄賊斷絞出朝野僉載

弓嗣業

唐洛州司馬弓嗣業洛陽令張嗣明造大枷長六尺濶四尺厚五寸倚前人莫之犯後嗣明及嗣業資遣逆賊徐真北投突厥事敗業等自著此枷百姓快之也出朝野僉載

周興

唐秋官侍郎周興與來俊臣對推事俊臣別奏進止鞠興與不之知也及同食謂興曰囚多不肯承若爲作法興曰甚異也取大甕以炭四面炙之令囚人處之其中何事不吐卽索大甕以火圍之起謂興曰有內狀勘老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叩頭咸



卽款伏斷死放流嶺南所破人家流者甚多爲讎家所殺傳曰  
多行無禮必自及信哉出朝野僉載

魚思叟

唐魚思叟有沈思極巧上欲造匱召工匠無人作得者叟應制  
爲之甚合規矩遂用之無何有人投匱言叟云徐敬業在揚州  
反叟爲敬業作刀輪以衝陣殺傷官軍甚衆推問具承誅之爲  
法自斃乃至於此出朝野僉載

索元禮

唐索元禮爲鐵籠頭以訊囚後坐贓賄不承使人曰取公鐵籠  
頭禮卽承伏出朝野僉載

張楚金

唐張楚金爲秋官侍郎奏及逆人持敕免死家戶卽絞斬及配

沒入官爲奴婢等並入律後楚金被羅織反持敕免死男子十  
五以上斬妻子配沒識者曰爲法自斃所謂交報也出朝野僉載

崔日知

唐京兆尹崔日知處分長安萬年及諸縣左降流移人不許暫  
停有違畧刻所由決杖無何日知貶歙縣丞被縣家摧求與妻  
子別不得出朝野僉載

蘇頲

唐尚書蘇頲少時有人相之云當至尚書位終二品後至尚書  
三品病亟呼巫覡視之巫云公命盡不可復起頲因復論相者  
之言巫云公初實然由作桂府時殺二人今此二人地下訴公  
所司減二年壽以此不至二品頲夙蒞桂州有二吏訴縣令頲  
爲令殺吏乃嗟嘆久之而死出廣異記



李之

唐王悅為唐昌令殺錄事李之而不辜之既死長子作靈語曰  
王悅不道枉殺予予必報其聲甚厲經數日悅晝坐廳事忽拳  
毆其腰聞者殷然驚顧無人既暮擊處微腫焉且痛其日李之  
男又言曰吾已擊王悅正中要害處即當殺之悅疾甚則至蜀  
郡謁醫不愈未死之前日李之命其家造數人饌仍言曰吾與  
客三人至蜀郡錄事王悅食畢當行明日而悅死悅踵潰處正當  
右腎即李之所為也

出紀聞

唐王皇后

唐惠妃武氏有專房之寵將謀奪嫡王皇后性妬稍不能平玄  
宗乃廢后為庶人膚受日聞及太子之廢也玄宗訪于張九齡  
對曰太子天下本也動之則搖人心九齡自居東宮未聞大惡

臣聞父子之道天性也子有過父怒而掩之無宜廢絕且其惡  
狀未著恐外人窺之傷陛下慈父之道玄宗不悅隱忍久之李  
林甫等秉政陰中討於武妃將立其子以自固武妃亦結之乃  
先黜九齡而廢太子太子同生鄂王瑤光王瑒同日併命海內  
痛之號為三庶太子既寃武氏及左右屢見為崇宮中終夜相  
恐或問鬼聲叫笑召覲巫視之皆曰三庶為厲先是收鄂王光  
王行刑者射而瘞之乃命改葬稅而酹之武妃死其厲乃息玄  
宗乃立肅宗為太子林甫之計不行惕然懼矣三庶人以二十  
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死武妃至十二月而薨識者知有神通焉

出大唐新語

楊慎矜

唐監察御史王掄為朔方節度判官乘驛在途暴卒而顏色不



變猶有暖氣懼不敢凡十五日復生云至冥司與冥吏語冥吏悅之立於房內吏出掄試開其案牘乃揚慎矜于帝所訟李林甫王鉷也已斷王鉷族滅矣於是不敢開置于舊處而謁王王庭前東西廊下皆垂簾坐掄簾下慎矜兄弟入見王稱寃王曰已族王鉷卽當到矣須臾鎖鉷至兼其子弟數人皆械繫面縛七竅流血王令送訊所于是與慎矜同出乃引掄旣蘇月餘有邢緯之事王鉷死之出紀

師夜光

唐師夜光者薊門人少聰敏好學雅尚浮屠氏遂爲僧居于本郡僅十年盡通內典之奧又有沙門惠達者家甚富有金錢巨萬貧夜光之學因與爲友是時玄宗皇帝好神僊釋氏窮索名僧方士而夜光迫于貧不得西去心常怏怏惠達知之因以錢

七十萬資其行且謂夜光曰師之學藝材用愚竊以爲無出于右者聖上拔天下英俊吾子必將首出羣輩沐浴恩渥自此託跡緇徒爲明天子臣可翹足而待也然當是時必有擁篲子門幸無忘半面之舊夜光謝曰幸師厚貺我得遂西上儻爲君之五品則以報師之惠矣夜光至長安因賂九仙公主左右得以溫泉命內臣選碩學僧十輩與方士議論夜光在選演暢玄奧發揮疑義羣僧無敢比者上奇其辨詔賜銀印朱綬拜四門博士日侍左右賜甲第洎金錢繒綵以千數時號幸臣惠達遂自薊門入長安訪之夜光聞惠達至以爲收債於已甚不懌惠達悟其旨因告去旣已北歸月餘夜光慮其再來卽密書與薊門帥張廷珪近者惠達師至輦下誣毀公繕完兵革將爲逆謀人亦頗有知者以公之忠天下莫不聞之積毀銷金不可不戒廷



珪驚怒卽召惠達鞭殺之後數日夜光忽見惠達來庭中黯夜  
光曰我以七十萬錢資汝西上柰何遽相誣謗使我寃死何負  
我之深也言訖遂躍而上摔拽夜光久之乃亡所見師氏家僮  
咸見之其後數日夜光卒

出宣室志

### 崔尉子

唐天寶中有清河崔氏家居于滎陽母盧氏幹於治生家頗富  
有子策名京都受吉州大和縣尉其母戀故產不之官爲子娶  
太原王氏女與財數十萬奴婢數人赴任乃謀賃舟而去僕人  
曰今有吉州人姓孫云空舟欲返傭價極廉儻與商量亦恐穩  
便遂擇發日崔與王氏及婢僕列拜堂下泣別而登舟不數程  
晚臨野岸舟人素窺其囊橐伺崔尉不意遽推落于溪潭佯爲  
拯溺之勢退而言曰恨力救不及矣其家大慟孫以刃示之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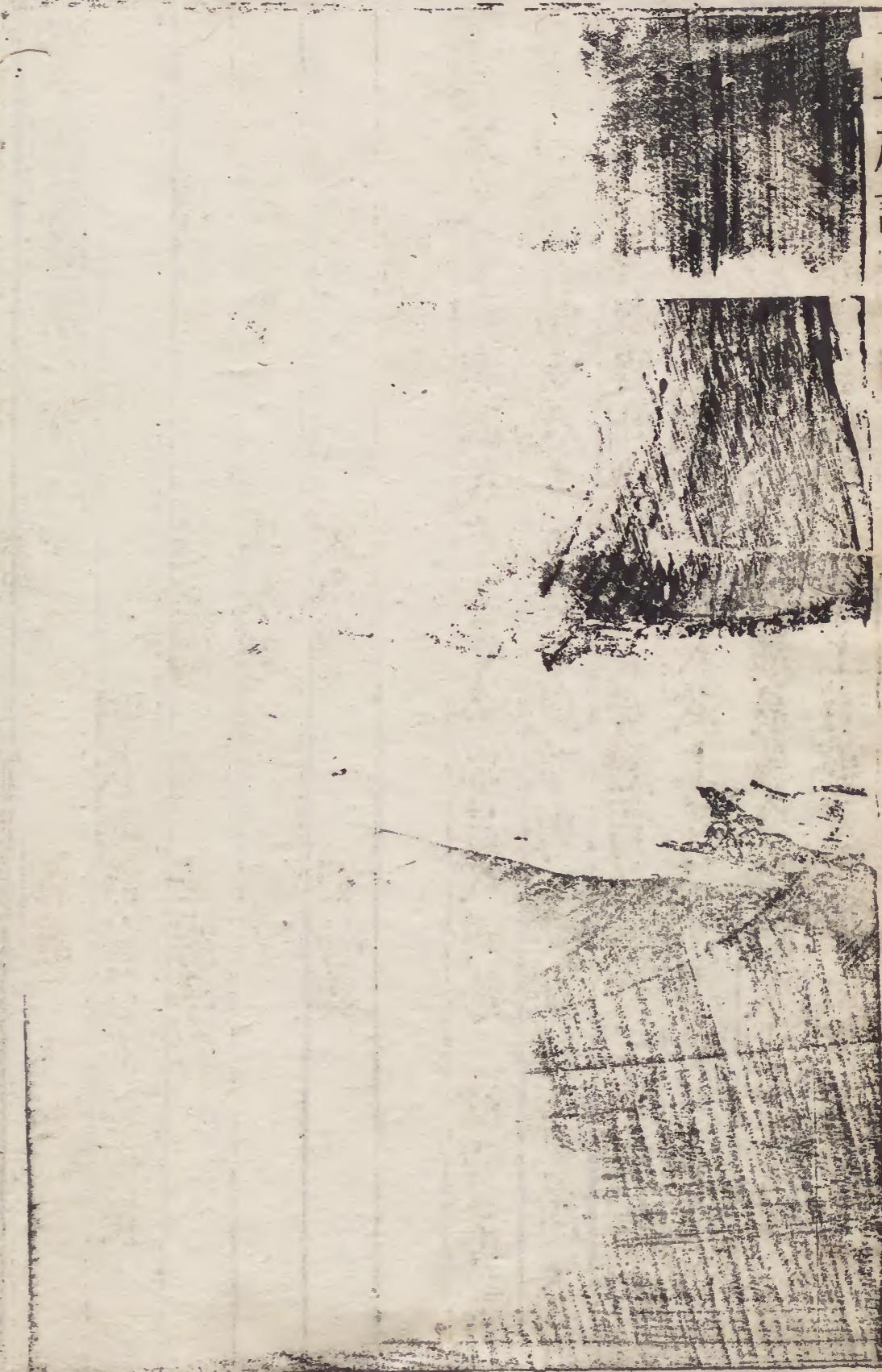
惶懼無復喘息是夜抑納王氏王方娠遂以財物居於江夏後  
王氏生男舟人養爲己子極愛焉其母亦竊誨以文字母亦不  
告其由崔之親老在鄭州訝久不得消息積望數年天下離亂  
人多飄流崔母分與子永隔矣爾後二十年孫氏因崔財致產  
極厚養子年十八九學藝已成遂遣入京赴舉此子西上途過  
鄭州去州約五十里遇夜迷路常有一火前引而不見人隨火  
而行二十餘里至莊門叩開以寄宿主人容之舍于廳中乃崔  
莊也其家人竊窺報其母曰門前宿客面貌相似卽君家人又  
伺其言語行步輒無少異又白其母母欲自審之遂召入升堂  
與之語話一如其子問乃孫氏矣其母又垂涕其子不知所以  
母曰卽君遠來明日且住一食此子不敢違長者之意遂諾之  
明日母見此子一去遂發聲慟哭謂此子曰卽君勿驚此哭者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二十一終  
昔年唯有一子頃因赴官遂絕消息已二十年矣今見郎君狀  
貌酷似吾子不覺悲慟耳郎君西去迴日必須相過老身心孤  
見郎君如已兒也亦有奉贈努力早迴此子至春應舉不捷却  
歸至鄭州還過母莊母見欣然遂留停歇數日臨行贈貲糧兼  
與衣一副曰此是吾亡子衣服去日爲念今旣永隔以郎君貌  
似吾子便以奉贈號哭而別他時過此亦須相訪此子却歸亦  
不爲父母言之後忽著老母所遺衣衫下襟有火燒孔其母驚  
問何處得此衣乃述本末母因屏人泣與子言其事此衣是吾  
與汝父所製初熨之時誤遺火所焚汝父臨發之日阿婆留此  
以爲念比爲汝幼小恐申理不了豈期今日神理昭然其子聞  
言慟哭詣府論寃推問果伏誅孫氏而妻以不早自陳斷合從  
坐其子哀請而免

出原  
化記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二十二

報應二十一寬報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陳義郎

達奚珣

華陽李尉

段秀實

馬奉忠

鄆卒

樂生

宋申錫

蜀營典

陳義郎

陳義郎父彛爽與周茂方皆東洛福昌人同於三鄉習業彛爽擢第歸娶郭惜女茂方名竟不就唯與彛爽交結相誓唐天寶中彛爽調集授蓬州儀隴令其母戀舊居不從子之官行李有日郭氏以自織染縑一匹裁衣欲上其姑誤為交刀傷指血沾衣上啓姑曰新婦七八年溫清晨昏今將隨夫之官遠違左右不勝咽戀然手自成此衫子上有剪刀誤傷血痕不能澣去大



家見之卽不  
忘息婦其姑亦哭  
爨爽固請茂方同行其子義郎  
纔二歲茂方見之甚于骨肉及去儀隴五百餘里磴石臨險巴  
江浩渺攀蘿遊覽茂方忽生異志命僕夫等先行爲吾郵亭具  
饌二人徐步自牽馬行忽于山路斗拔之所抽金鎚擊爨爽碎  
顛擠之於浚湍之中佯號哭云某內逼北廻見馬驚踐長官殂  
矣今將何之一夜會喪爽妻及僕御致酒感慟茂方曰事旣如  
此如之何況天下四方人一無知者吾便權與夫人乘名之官  
且利一政俸祿逮可歸北卽與發哀僕御等皆懸厚利妻不知  
本末乃從其計到任安帖其僕一年已後謂郭曰吾志已成誓  
無相背郭氏藏恨未有所施茂方防虞甚切秩滿移官家于遂  
州長江又一選授遂州曹掾居無何已十七年子長十九歲矣  
茂方謂必無人知教子經業旣而欲成遂州秩滿挈其子應舉

是年東都舉選茂方取北路令子取南路茂方意令覘故園之  
存沒塗次三鄉有鬻飯媪留食再三瞻矚食訖將酬其直媪曰  
不然吾憐子似吾孫姿狀因啓衣篋出郭氏所畱血汚衫子以  
遺泣而送之其子祕於囊亦不知其由與父之本末明年下第  
歸長江其母忽見血跡衫子驚問其故子具以三鄉媪所對及  
問年狀卽其姑也因大泣引子於靜室具言之此非汝父汝父  
爲此人所害吾久欲言慮汝之幼吾婦人謀有不臧則汝亡父  
之冤無復雪矣非惜死也今此吾手畱血襦還乃天意乎其子  
密礪霜刃候茂方寢乃斷吭仍挈其首詣官連帥義之免罪卽  
侍母東歸其姑尚存且叙契濶取衫子驗之歔歔對泣郭氏養  
姑三年而終

出乾  
麟子

達奚珣



唐肅宗收復兩都崔器爲三司使性刻樂禍陰忍寡恩希旨深  
文奏陷賊官據合處死李峴裁之曰夫事有首從情有輕重若  
一槩處死恐非含弘之義昔者明王用刑殲厥渠魁脅從罔理  
况河北殘寇今尚未平苟容漏網適開自新之路若盡行誅是  
堅叛逆之心守文之吏不識大體累日方從峴奏陳希烈已下  
定六等科罪呂諲驟薦器爲吏部侍郎御史大夫器病脚腫月  
餘漸亟瞑目卽見達奚珣但口稱叩頭大尹不自由左右問之  
良久答曰達奚尹訴冤我求之如此經三月不止而死

出譚  
賓錄

### 華陽李尉

唐天寶後有張某爲劔南節度使中元日令郭下諸寺盛其陳  
列以縱士女遊觀有華陽李尉者妻貌甚美聞于蜀人張亦知  
之及諸寺嚴設傾城皆至其從事及州縣官家人看者所由必

白於張唯李尉之妻不至異之令人潛問其鄰果以貌美不出  
張乃令於開元寺選一大院遣蜀之衆工絕巧者極其妙思作  
一鋪木人音聲闐戾在內絲竹皆備令百姓士庶恣觀三日云  
三日滿卽將進內殿百里車輿闐噓兩日李君之妻亦不來三  
日欲夜人散李妻乘堯子從婢一人而至將入宅人已奔走啓  
于張矣張乃易其衣服先往於院內一脫空佛中坐覘覘之須  
臾至先令探屋內都無人乃下張見之乃神僊之人非代所有  
及歸潛求李尉之家來往者浮圖尼及女巫更致意焉李尉妻  
皆驚而拒之會李尉以推事受賊爲其僕所發張乃令能吏深  
文按之奏杖六十流於嶺徼死于道張乃厚賂李尉之母疆取  
之適李尉愚而陋其妻每有庸奴之恨遂肯置于州張寵敬無  
與倫比然自此後亦常髣髴見李尉在於其側令術士禳謝竟



不能止歲餘李之妻亦卒數年張疾病見李尉之狀亦甚分明  
忽一日覩李尉之妻宛如平生張驚前問之李妻曰某感公恩  
深思有所報李某已上訴于帝期在此歲然公亦有人救援但  
過得茲年必無虞矣彼已來迎公若不出必不敢升公之堂慎  
不可下言畢而去其時華山道士符籙極高與張結壇塲于宅  
內言亦略同張數月不敢降階李妻亦同來皆教以嚴慎之道  
又一日黃昏時堂下東廂有叢竹張見一紅衫子袖于竹側招  
已者以其李妻之來也都忘前所戒便下階奔往赴之左右隨  
後叫呼止之不得至則見李尉衣婦人衣拽張于林下毆擊良  
久云此賊若不著紅衫子招肯下階耶乃執之出門去左右如  
醉及醒見張什于林下矣眼鼻皆血唯心上暖扶至堂而卒矣

史  
山逸

### 段秀實

唐朱泚敗奔涇州京師副元帥李晟收復宮闕朱泚既敗走收  
殘兵士纔餘一二百人忽昏迷不辨南北因問路于田父田父  
曰豈非朱太尉耶僞宰相源休止之曰漢皇帝田父曰天地不  
長兇惡虵鼠不爲龍虎天網恢恢去將何適泚怒欲殺之俄而  
亡其所在及去涇州百餘里泚於馬上忽叩頭連稱乞命手足  
紛紜若有拒捍因之墜馬良久却蘇左右問其故曰見段司農  
尋被韓旻梟斬出廣德  
神異錄

### 馬奉忠

唐元和四年憲宗伐王承宗中尉吐突承璀獲恒陽生口馬奉  
忠等三十人馳詣闕憲宗令斬之於東市西坡資聖寺側斬畢  
勝業坊王忠憲者屬羽林軍弟忠弁行營爲恒陽所殺忠憲含



弟之讎聞恒陽生口至乃佩刃往視之敕斬畢忠憲乃剖其心兼兩胙肉歸而食之至夜有紫衣人叩門忠憲出見自云馬奉忠忠憲與坐問所須答何以苦剖我心剖我肉忠憲曰汝非鬼耶對曰是忠憲云我弟為汝逆賊所殺我乃不及兵之讎以直報怨汝何怪也奉忠曰我恒陽寇是國賊我以死謝國矣汝弟為恒陽所殺則罪在恒陽帥我不殺汝弟汝何妄報吾子不聞父子之罪尚不相及而汝妄報眾讎則汝讎極多矣須還吾心還吾胙則怨可釋矣忠憲如失理云與汝萬錢可乎答曰還我無冤然亦貫公歲月可矣言畢遂滅忠憲乃設酒饌紙錢萬貫於資聖寺前送之經年忠憲兩胙漸瘦又言語倒錯惑亂如失心人更三歲而子則知志于報仇者亦須詳而後報之

鄆卒

出博異志

唐元和末王師討平鄆汴卒有食鄆士之肉者數歲暴疾夢其所食卒曰我無宿憾既已殺之又食其肉何不仁也我已訴於上帝矣當還我肉我亦食之徵債足矣汴卒驚覺流汗及曉疼楚宛轉視其身唯皮與骨如人腊一夕斃矣

出逸史

樂生

唐中丞杜式方為桂州觀察使會西原山賊反叛奉詔討捕續令郎中裴某承命招撫及過桂州式方遣押衙樂某并副將二人當直至賓州裴命樂生與副將二人至賊中傳詔命并以書遺其賊帥招令歸復樂生素儒士也有心義既至賊帥黃少卿大喜留醢數日悅樂生之佩刀懇請與之少卿以小婢二人酬其直既復命副將與生不相得遂告于裴云樂某以官軍虛寔露于賊帥暱之故贈女口裴大怒遣人搜檢果得樂生具言本



末云某此刀價直數萬意頗寶惜以方奉使賊帥求之不得不與彼歸其直二口之價尚未及半某有何過生使氣者辭色頗厲裴君愈怒乃禁于賓州獄以書與式方并牒誣爲大過請必殺之式方以遠鎮制使言其下受賂于賊方將誅剪不得不實之于法然亦心知其寃樂生亦有狀具言式方遂令持牒追之面約其使曰彼欲逃避汝慎勿禁兼以吾意語之使者至傳式方意樂生曰我無罪寧死若逃之是有罪也既至式方乃召入問之生具述根本式方乃以制使書牒示之曰今日之事非不知公之寃然無路以相救矣如何遂令推訊樂生問推者曰中丞意何如曰中丞以制使之意押衙不得免矣曰中丞意如此某以奚訴遂索筆通款言受賊帥贓物之狀式方頗甚憫惻將刑引入曰知公至屈有何事相託生曰無之式方曰公有男否

曰一人何職曰得衙前虞侯足矣式方便授牒兼贈錢百千文用爲葬具又問所欲曰某自誣死必無逃逸請去桎梏沐浴見妻子囑付家事公皆許至時式方乃登州南門令引出與之訣別樂生沐浴巾櫛樓前拜啓曰某今死矣雖死不已式方曰子怨我乎曰無中丞爲制使所迫耳式方灑泣遂令領至毬場內厚致酒饌食訖召妻子別問曰買得棺未可速買兼取紙一千張筆十管置棺中吾死當上訴於帝前問監刑者曰今何時曰日中生曰吾日中死至黃昏時便往賓州取副將某乙及明年四月殺制使裴郎中舉頭見執捉者一人乃虞侯所由樂曾攝都虞侯語之汝是我故吏我今分死矣爾慎無折吾頸若如此我亦死卽當殺汝所由至此時亦不暇聽信遂以常法拉其頭殺之然後答答畢拽之於外拉者忽驚斃面仆于地死矣數日



賓州報副將以其日黃昏暴心痛終制使裴君以明年四月卒其年十月式方於毬場宴敕使次飲酒正洽忽舉首瞪目曰樂某汝今何來也我亦無過索酒瀝地祝之良久又曰我知汝屈而竟殺汝亦我之罪遂瘖不語昇到州及夜而殞至今桂州城南門樂生死所方圓丈餘竟無草生後有從事於桂者視之信然自古冤死者亦多樂生一何神異也

出逸史

宋申錫

唐丞相宋申錫初為宰相恩渥甚重申錫亦頗以致昇平為已任時鄭注交通縱放以擅威柄欲除去之乃以友人王璠為京兆尹密與之約令察注不法將獻其狀擒于京兆府杖殺之既約定璠翻覆小人也以注方為中貴所愛因欲親厚之乃盡以申錫之謀語焉注因報之右軍不旬日乃偽作申錫之罪狀令

人告之云以文字結於諸王圖謀不軌以衣物金寶奇玉為質且令人偽其手疏皆至逼以獄成於內公卿眾庶無不知其冤也三事已降迭入論之方得謫為開州司馬至任數月不勝其憤而卒明年有恩詔令歸葬京城至大和元年春其夫人亭午於堂前假寐次見申錫從中門入不覺驚起申錫以手招之乃下階曰且來有少事要令君見便引出城似至澧水北去數里到一墟開見一大坑坑邊有小竹籠及小板匣者數枚皆有封記申錫乃提一示夫人曰此是那賊因憤怒叱叱問曰是誰曰王璠也我得請於上帝矣復詰其餘曰即自知言訖拂然而醒遍身流汗當時言于家人及親屬且以筆記于衣箱中至其年十一月璠果以事腰斬于市同受戮者數人皆同坎埋于城外乃知宋公之神靈為不証矣

出逸史



唐蜀將尹偃營有卒晚點後數刻不至偃將責之卒被酒自理聲高偃怒杖數十幾至死卒弟為營典性及愛不平偃乃以刀劈肌作殺尹兩字以墨涅之偃陰知乃以他事杖殺典及太和中南蠻入寇偃領眾數萬保邛崃關偃齊力絕人常戲左右以棘節杖擊其脛隨擊筋張擁腫恃其力悉眾出關逐蠻數里蠻伏發夾攻之大敗馬倒中數十槍而死初出關時忽見所殺典擁黃案大如轂在前引心甚惡之問左右咸無見者竟死于陣

出西陽雜俎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二十二終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二十三

報應二十二寬報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胡激

秦匡謀

韋判官

楊收

宋柔

王表

乾寧宰相

胡激

唐胡激者前嶺南節度使誕之子也宰相賈餗知舉登進士第大和中甘露之變北軍方捕餗有禁軍牙校利激家富白仇士良曰恐餗在激所因遣士卒理其家既不獲餗擒激以詣士良士良命戮於轅門外盡沒其財時激弟湘在河東郡忽一日家僮見一人無頭着綠衣上皆流血甚異之及凶問至詢其由則激死之日也後士良死亦破其家蓋其報也

出補錄經傳



秦匡謀

唐太傅汾國公杜悰節度江陵咸通十四年黔南廉使秦匡謀以蠻寇大舉兵力不敵來奔既謁見公公怒其不趨庭退而使吏讓之曰汝鳳翔一民也悰兩為鳳翔節度使汝今靡認桑梓也匡謀報曰某雖家世歧下然少離中土太傅擁節之日已忝分符實不曾趨走台階比日况在荆南若論桑梓恐非儀也悰怒遣繫之發函與韋相保云秦匡謀擅棄城池不能死王事請誅之韋以悰國之元臣兼素有舊恩遂奏請依悰處置敕既降悰乃親臨都市監戮匡謀將就法謂其子曰今日之死實冤枉無狀柰申訴非及但多燒紙墨當於泉下理之耳行刑觀者駕肩接踵揮刃之際悰大驚驟得疾遂輿而返俄有旋風暴作飛卷塵埃直入府署乃散是夕獄吏發狂自呼姓名叱責曰吾已

惠若錢帛非少奚復隱吾受用諸物舉體自撲而殞其年六月十三日殺秦匡謀七月十三日悰乃薨將歸葬洛陽為束身楸函而即路欲斂之夕主吏覺函短憂懼甚又難於改易遂厚賂陰陽者給杜氏諸子曰太傅薨時甚凶就木之際若臨近必有大禍諸子信然於是盡率家人待於別室及舉尸就斂楸函果短遂陷胸折項骨而入焉無有知者及抵東洛長子無逸相次而逝歲月既久其事稍聞於世議者以悰恃權貴枉刑戮獲茲報焉

出南楚新聞

韋判官

唐博陵崔應任扶溝令亭午獨坐有老人請見應應問之老人對曰某通於靈祗也今者冥司韋判官來拜謁幸望厚禮以待之請備香案屏去侍從當為延入應依命老人即出迎之及庭



隱隱然不見其形自通名銜稱思穆叙拜時候應亦答拜揖讓再三乃言曰某冥司要職也側聞長官宏才令器冠於當時輒將心事且願相託故俟亭午務隙拜謁幸無驚異應曰某聞神明不昧今乃不虛孱劣幽薄觸事蒙鄙何幸明靈俯降但揣微賤力不副心苟可施於區區敢不從命幸示指南願効勤勞冥使曰某謝去人世數載得居冥職自棄擲妻孥家事零替愛子文卿少遭憫凶鄙野無文職居鄭滑院近經十載交替院務之日不明簿書欠折數萬貫疋實非已用欲冒嚴明俯爲存庇應憮然曰噫某扶溝令也焉知鄭滑院使者曰不然以閣下材器祿位豈一院哉自今已後歷官清顯雄居方鎮位極人臣然數月後當與鄭滑院交職倘不負今日之言某於冥司當竭微分仰護榮貴非止一身抑亦慶及後嗣應曰某雖鄙陋敢不惟命

是聽冥使感泣於是叙別而去應聞淮南杜相惊方求政理偶具書啓兼錄爲縣課績馳使揚州意者以思穆之言且於驗試其事時相國都督維揚兼判鹽鐵奏應知鄭滑院事及交割帳籍錢帛欠折數萬貫疋收錄家資填償外尚欠三四萬無所出物應在扶溝受思穆寄託事實丁寧比及鄭滑遂違前約且曰欠折數廣何由辨明文卿雖云賊非已用積年不申論須抵嚴刑以懲慢易窮達既定鬼何能移若棄法徇神是諂而求福乃拘繫文卿而白於使文卿自度必死乃預懷毒於衣帶之間比及囚繫數欲服之輒失其藥搜求不獲及文卿以死論是日思穆見於文卿前而告曰嗚呼無信之人陷汝家族吾爲汝上告於帝帝許我奪崔應之祿然吾之族亦滅矣文卿匍匐拜哭忽失其父乃得所懷之藥仰而死焉於是應與巡官李擅滑糾朱



程戎曹賈均就非所將刑之文卿既已死應方悔悟乃禮葬文卿身衣縞素而躬送之應後加殿中時有人自邯鄲將美人曰金閨來獻於應應納而嬖之崔君始惑於聲色爲政之心怠矣後二年加侍御史知楊子院與妻盧氏及金閨偕行尋除浙西院應自至職金閨寵愛日盛中門之外置別館焉華麗逾於正寢視事之罷經日不履內前後歷任寶貨悉置金閨之所無何復有人獻吳姝艷於金閨應納之寵嬖愈甚每歌舞得意乃奪金閨寶貨而賜新姝因是金閨忿逆與親弟陳行宗置毒藥於酒中夜以獻應飲之俄頃而卒潛遷應於大廳詰旦家人乃覺莫知事實盧氏慈善不能窮寃金閨乃持寶貨盡室而去諸姬分散崔氏門館日微後隴西李君知浙西院聞金閨艷麗求而納之李君與金閨白晝開筵應乃見形於庭叱金閨曰汝已鴆

我又納於李君後不得意復欲禍李君耶金閨懼而辭歸後李君方欲捕金閨案理舊事雪崔生之寃金閨忽爾逃去不知所

在出陰德傳

### 楊收

唐丞相楊收貶死嶺外于時鄭愚尚書鎮南海忽一日賓司報云楊相公在客次欲見尚書愚驚駭以收近有後命安得來此乃延接之楊曰某爲軍容使楊玄价所譖不幸遭害今已得請于上帝賜陰兵以復仇欲託尚書宴犒兼借錢十萬緡鄭諾之唯錢辭以軍府事多許其半楊相曰非銅錢也燒時幸勿著地愚曰若此則固得遵副從容長揖而滅愚令於北郊具酒饌素錢以祭之楊猶子有典壽陽者見收乘白馬臂朱弓彤矢有朱衣天吏控馬謂之曰今上帝許我讎殺楊玄价我射中之必死



也俄而楊中尉暴得疾而死蜀毛文錫其先為潮州牧曾事鄭  
愚熟詳其事出北夢  
瑣言

宋柔

唐僖宗之狩于岷蜀也黃巾尚遊魂於三輔中和辛丑歲詔丞  
相晉國公王鐸為諸道行營都統執操旗鼓乘三峽而下作鎮  
南燕為東諸侯節度又詔軍容使西門季玄為都監秋七月鐸  
至滑都監次于臨汝郡當兵道郵傳皆焚乃舍於龍興北禪院  
其西廊小院即都監下都押衙何羣處之羣滑人也世為本軍  
劇職羣少兇險親姻頗薄之乃西走上京以干中貴人而西門  
納馬至是擢為元從都押衙戎事一以委焉羣志氣驕佚肉視  
其從嘗一日汝州監軍使董弘贇令孔目官宋柔奉啓于都監  
致命將出值羣方據胡牀于門下怒其不先禮謁也叱數卒捽

以入擊以馬撾而遣之弘贇聞之大恐笞宋柔數十仍斥去不  
復任使馳書使謝羣羣亦無怍復數旬日將夕宋柔徒行經寺  
門又值羣自外將入瞥見發怒連叱騶阜錄之入院候曛黑殺  
而支解納諸溷中既張燈宛見宋柔被髮徒跣浴血而立於燈  
後羣矍起奮劒擊刺歛然而滅厥後夜夜見之暮秋月都監遷  
于滎陽郡舍于開元寺子城東南隅之地至是羣神情恟怛漸  
不自安乃與其裨將竇思禮等謀叛將大掠郡中而奔於江左  
都監部曲三百許人皆畏羣而唯諾會太守杜真府符請都監  
夜宴啓至羣謂思禮等曰機不旋踵時不再來必發今宵無貽  
後悔思禮等遂潛勒部分至晡時都監赴宴羣令親信十數人  
從戒曰至三更汝焚六司院門寺中必舉火相應其夕一鼓羣  
假寢帳中乃夢宋柔向羣大叱曰吾讎雪矣遂驚覺召思禮語



之對曰此乃鬼也是何能爲二鼓將半乃令其徒擐甲使一卒登佛殿西大梓樹矚子城內無何郡都虞侯遊巡至僧綱啓門入至殿隅仰視木杪心動命爇炬於下乃見介者蹲於枝間方詰所從羣連聲謂曰走卒疋作遂逃於上無他也都虞侯色變馳出戒嚴羣呼思禮等謂曰事亟矣不速行將爲豎子所殄乃擁其徒斬東門闕而出奔若走兩舍而羣心蕩無所從其適下稍稍亡去倦憇水側遙聞嚴鼓聲乃僕射陂東北隅墻也思禮覺乃前請啓密語羣將耳附之思禮拔佩刀疾研羣首墜於地餘衆大囂而散思禮携羣首遲明歸命于都監貫其罪使招其散卒焉

出三水小牘

### 王表

河東裴光遠唐龍紀已酉歲調授滑州衛南縣尉性貪婪冒於

貨賄嚴刑峻法吏民畏而惡之尤好擊鞠雖九夏蒸鬱亦不暫休息畜一白馬駿健能馳騁竟以暑月不勝其役而致斃於廣場之內有里長王表者家雖富瞻早喪其妻唯一子可七八歲白晳端麗常隨父來縣曹光遠見而憐之呼令入宅遺以服翫自是率以爲常光遠令所親謂表曰我無子若能以此兒相餉當善待汝縱有大過亦不汝瑕疵也表答曰某誠賤微受制于上骨肉之間則無以奉命况此兒襁褓喪母豈可復離其父乎設使以此獲罪於明公亦甘心矣光遠聞而銜之後數日乃遣表使於曹南使盜待諸境上殺之而取其子大順辛亥歲春光遠遘疾逾月委頓或時若鬼物所中獨言曰王表來也當還爾兒又爲表言曰某雖小吏慎密未嘗有過反招殘賊規奪赤子已訴于天今來請命又爲已語今還爾兒與爾重作功德厚賂



爾陰錢免我乎皆曰不可少頃曰白馬來也則代馬語曰爲人  
乘騎自有年限至于負載馳驟亦有常程筋力之勞所不敢憚  
豈有盛夏之月擊鞠不止斃此微命寔由于君已訴上天今來  
奉取又爲已語祈之如王表終不聽數日光遠遂卒出三水小牘

乾寧宰相

唐乾寧二年邠州王行瑜會李茂貞韓建入覲決謀廢立帝旣  
覩三帥齊至必有異謀乃御樓見之謂曰卿等不召而來欲有  
何意茂貞等治背不能對但云南北司紊亂朝政因疏韋昭度  
討西川失謀李磈麻下爲劉崇魯所哭陛下不合違衆用之乃  
令宦官詔害昭度已下三帥乃還鎮內外寃之初王行瑜跋扈  
朝廷欲加尚書令昭度力止之曰太宗以此官總政而登大位  
後郭子儀以六朝立功雖有其名終身退讓今行瑜安可輕授

焉因請加尚父至是爲行瑜所憾而被害焉後追贈太師李磈  
字民望拜相麻出劉崇魯抱之而哭改授太子少傅乃上十表  
及納諫五篇以求自雪後竟登庸且許崇魯之惡時同列崔昭  
緯與韋昭度及磈素不相協王行瑜專制朝廷以判官崔鋌入  
闕奏事與昭緯闕通因託鋌致意由是行瑜率三鎮脅君磈亦  
遇禍其子澆有高才亦同日害之磈著書百卷號李書樓後追  
贈司徒太原李克用破王行瑜後崔昭緯貶而賜死昭皇切齒  
下詔捕崔鋌亦寃報之驗也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二十四

報應二十三宛報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王簡易

樊光

李彥光

侯温

沈甲

法曹吏

劉存

袁州錄事

劉璠

吳景

高安村小兒

陳勳

鍾遵

韋處士

張進

郝溥

裴恒

蘇鐸

趙安

王簡易

唐洪州司馬王簡易者常暴得疾腹中生物如塊大隨氣上下  
攻擊腑臟伏枕餘月一夕其塊逆上築心沈然長往數刻方寤



謂所親曰初夢見一鬼使自稱丁郢手執符牒云奉城皇神命來追王簡易某即隨使者行可十餘里方到城隍廟門前人相謂曰王君在世頗聞修善未合身亡何得遽至此耶尋得見城隍神告之曰某未合殂落且乞放歸城隍神命左右將簿書來檢畢謂簡易曰猶合得五年活且放去至五年腹內物又上築心遂巡復醒云適到冥司被小奴所訟辭氣不可解其妻問小妖何人也簡易曰某舊使僮僕年在妙齡偶因約束遂至斃今腹中塊物乃小妖為祟也適見前任吉州牧鍾初荷大鐵枷着黃布衫手足械繫冥司勘非理殺人事款問甚急妻遂詰云小妖庸下何敢如是簡易曰世間即有貴賤冥司一般也妻又問陰間何罪最重簡易曰莫若殺人言訖而卒

出報應錄

樊光

交趾郡廂虞候樊光者在廡宇視事亭午間風雷忽作光及男并所養一黃犬並震死其妻於霆擊之際歛見一道士撮置其身於別所遂得免人問其故妻云嘗有二百姓相論訟同繫牢獄無理者納賂於光光即出之有理者大被拷掠抑令款伏所送飲食光悉奪與男并犬食之其囚饑餓將死聞於獄內被髮訴天不數日光等有此報

出報應錄

李彥光

李彥光為秦内外都指揮使主帥中書令李崇委任之專其生殺虐酷贖貨遭枉害者甚眾部將樊某者有騾一頭甚駿彥光使人達意求之樊恠之不與因而蓄憾以他事搆而囚之偽通辭款承主帥醉而呈之帥不復詳察光即矯命斬之樊臨刑曰死若無知則已死若有知當刻日而報及死未浹旬而彥光



染疾樊則形見晝夜不去或來自屋上或出自牆壁間持杖而前親行鞭箠左右長幼皆散走于是便聞決罪之聲不可勝忍唯稱死罪如是月餘方卒自爾持權者頗以為戒

出玉堂閒話

侯温

梁朝與河北相持之時有偏將侯温者軍中號為驍勇賀瓌為統率專制忌前以事害之其後瓌寢疾彌留之際左右只聞公呼侯九者數日頗有所請之詞深自尅責有侍者見一丈夫自壁間出曳瓌於地侍者驚呼左右俱至瓌已死矣昔漢竇嬰灌夫為武安侯田蚡所構而死及蚡疾巫者視鬼見竇灌夾而笞之蚡竟卒事相類耳

出玉堂閒話

沈申

湖南帥馬希聲在位多縱率有賈客沈申者常來往番禺間廣

主優待之令如北中求寶帶申於洛汴間市得玉帶一乃奇貨也回由湘潭希聲竊知之召申詣衙賜以酒食抵夜送還店預戒軍巡以犯夜戮之湘人俱聞莫不嗟憫爾後常見此客為崇或在屋脊或據欄檻不常厥處未久希聲暴卒其弟希範嗣立以玉帶還廣人

出北夢瑣言

法曹吏

廬陵有法曹吏嘗劾一僧曲致其死具獄上州爾日其妻女在家方紉縫於西窓下忽有二青衣卒手執文書自厨中出厲聲謂其妻曰語爾夫無枉殺僧遂出門去妻女皆驚怪流汗久之乃走出視其門扃閉如故吏歸具言之吏甚恐明日將竊取其案已不及矣竟殺其僧死之日即遇諸塗百計禳謝旬月竟死

出稽神錄



劉存

劉存為舒州刺史辟儒生霍某為團練判官甚見信任後為左  
 右所譖因構其罪下獄白使府請殺之吳帥知其冤使執送楊  
 都存遂縊之於獄既而存遷鄂州節度使霍友人在舒州夢霍  
 素服自司命祠中出撫掌大笑曰吾已獲雪矣俄而存帥師征  
 湖南霍表兄馬鄴為黃州刺史有夜扣齊安城門者曰舒州霍  
 判官將往軍前馬病白使君借馬守陴者以告鄴歎曰劉公枉  
 殺霍生今此人往矣得無禍乎因畫馬數匹焚之水際數日存  
 敗績死之出稽神錄

袁州錄事

袁州錄事參軍王某嘗劾一盜獄具而遇赦王以盜罪重不可  
 恕乃先殺之而後宣赦罷歸至新喻邑容馮氏具酒請王明日

當往晚止僧院乃見盜者曰我罪誠合死然已赦矣君何敢匿  
 王命而殺我我今得請於所司矣君明日往馮家耶不往亦可  
 言訖乃歿院僧但見其與人言而不見也明日方飲暴卒出稽神錄

劉璠

軍將劉璠性疆直勇敢坐法徙海陵郡守褚仁規嫌之誣其謀  
 叛詔殺於海市璠將死謂監刑者曰為我白諸兒多置紙筆於  
 棺中吾必訟之後數年仁規入朝泊舟濟灘江口夜半聞岸上  
 連呼褚仁規爾知當死否舟人盡驚起視岸上無人仁規謂左  
 右曰爾識此聲否劉璠也立命酒食祭而謝之仁規至都以殘  
 害下獄獄吏夜夢一人長大黯面從二十餘人至獄執仁規而  
 去既寤為仁規所親說之其人撫膺嘆曰吾君必死此人即劉  
 璠也其日中使至遂縊於獄矣出稽神錄



吳景

浙西軍校吳景者丁酉歲設齋於石頭城僧院其夕既陳設忽聞婦女哭聲甚哀初遠漸近俄在齋筵中矣景乃告院僧曰景頃歲從軍射豫章獲一婦人殊有姿色未幾其夫求贖將軍令嚴肅不可相容景即殺之後甚以為恨今之設齋正為是也即與僧俱往乃見婦人在焉僧為之祈告婦人曰我從吳景索命不知其他遽前逐之景走上佛殿大呼曰還爾命於是顛仆而卒出稽神錄

高安村小兒

高安村人有小兒作田中為人所殺不獲其賊至明年死日家人為設齋爾日有里中兒方見其一小兒謂之曰我某家死兒也今日家人設齋吾與爾同往食乎里中兒即隨之至其家共

坐靈牀食至輒食家人不見也久之其舅後至望靈牀而哭兒即逕指之曰此人殺我者也吾惡見之遂去兒既去而家人見里中兒坐靈牀上皆大驚問其故兒具言之且言其舅殺之因執以送官遂伏罪出稽神錄

陳勳

建陽縣錄事陳勳性剛狷不容物為縣吏十人共誣其罪竟坐棄市至明年死日家為設齋妻哭畢獨歎於靈前曰君平生以剛直稱今枉死逾年精魂何寂然耶是夕即夢勳曰吾都不知死向聞卿言方大悟爾若爾吾當報讐然公署非可卒入者卿明日為我入縣訴枉吾當隨之明日妻如言而往出門即見勳伏劍從之至縣遇一讎吏於橋上勳以劍擊其首吏即顛仆而死既入門勳徑之曹署以次擊之中者皆死十殺其八二吏奔



至臨川乃得免勲家在蓋竹鄉人恒見之因爲立祠號陳府君  
廟至今傳其靈出稽神錄

### 鍾遵

江南大理評事鍾遵南平王傳之孫也歷任貪濁水部員外郎  
孫岳素知其事密縱於權要竟坐下獄會赦除名遵既以事在  
赦前又其祖嘗賜鐵券恕子孫二死因復詣闕自理事下所司  
大理奏贓狀明白遂棄市臨刑或與之酒遵不飲曰吾當訟於  
地下不可令醉也遵死月餘岳方與客坐有小青蛇出於棟間  
岳視之驚起曰鍾評事鍾評事變色而入遂病翌日死出稽神錄

### 韋處士

韋承臯者僞蜀時將校也有待詔僧名行真居蜀州長平山嘗  
於本州龍興寺構木塔凡十三級費錢銀萬計尋爲天火所焚

第三次營構方能就人謂其有黃白之術也及承臯典眉州召  
行真至郡郡有盧敬芝司馬者以殖貨爲業承臯嘗謂之曰某  
頃軍中與行真同火驚遇一韋處士授以作金術適來鄙夫老  
矣故召行真同修舊藥藥成當得分惠謂吾子罷商賈之業可  
乎盧敬諾藥垂成韋牧坐罪貶茂州參軍臨行盧送至墓願津  
韋牧沈藥鼎於江中謂盧生曰吾罪矣先是授術韋處士者吾  
害之而滅口今日之事藥成而禍及其有神理乎蜀國更變以  
拒魏王之師誅死出北夢瑣言

### 張進

僞蜀給事中王允光性嚴刻吏民有犯無貸者及判刑院本院  
杖直官張進因與宅內小奴子誦火井縣令蔣貽恭諫王給事  
絕句云厥父元非道郡奴允光何事太侏儒可中與箇皮棍著



擊得天王左脚無奴子記得兩句時念誦之允光問誰人教汝對云杖直官張進允光大怒尋奏進受罪人錢物遂寘極法後允光病寒熱但見張進執火炬燒四體高聲唱索命允光連叱不去痛楚備極數日而終出微誠錄

郝溥

偽蜀華陽縣吏郝溥曰追欠稅戶街判司勾禮遣婢子阿宜赴縣且囑溥云不用留禁殘稅請延期輸納郝溥不允決阿宜五下仍納稅了放出明年縣司分擘百姓張瓊家物業郝溥取錢二萬張瓊具狀論訴街司追勘勾禮見溥大笑曰你今日來也莫望活千萬一死令司吏汝勲構成罪遂殺之不數日汝勲見郝溥來索命翌日暴卒勾禮晨興忽見郝溥升堂羅拽毆擊因患背瘡而死出微誠錄

裴垣

偽蜀寧江節度使王宗黯生日部下屬縣皆率釀財貨以為賀禮巫山令裴垣以編戶羈貧獨無慶獻宗黯大怒召裴至誣以他事生沈灑瀕堆水中三日尸不流宗黯遣人命挽而下經宿逆水復上卓立波面正視衙門宗黯頗不自安神識煩撓竟得疾暴卒出北夢瑣言

蘇鐸

偽蜀王宗信鎮鳳州有角觥人蘇鐸者委之巡警嘗與宗信左右孫延膺不協宗信因暇日登樓望見蘇鐸錦袍束帶似遠行人之狀宗信訝之鐸本歧人也延膺因譖曰蘇鐸雖受公蓄養其如包藏禍心久欲逃去宗信大怒立命擒至先斷舌鸞肉然後斬之及延膺作逆其被法之狀一如鐸焉出微誠錄



太平廣記  
卷一百二十四  
趙安

蜀郭景章豪民也因醉以酒注子打貧民趙安注子背腦而  
死安有男景章厚與金帛隨隱其事人莫知之後景章腦上忽  
生瘡可深三四分見骨濃血不絕或時覩趙安瘡透喉遂死出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二十四終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二十五

報應二十四報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榼頭師

唐紹

李生

盧叔倫女

崔無隱

榼頭師

梁有榼頭師者極精進梁武帝甚敬信之後敕使喚榼頭師帝  
方與人碁欲殺一段應聲曰殺却使遽出而斬之帝碁罷曰喚  
師使咨曰向者陛下令人殺却臣已殺訖帝嘆曰師臨死之時  
有何所言使曰師云貧道無罪前劫為沙彌時以鋸剗地誤斷  
一曲蟬帝時為蟬今此報也帝流淚悔恨亦無及焉出朝野  
僉載

唐紹

唐紹幼而通悟知生前事歷歷備記而未嘗言於人雖妻子亦



不知之也後爲給事中同里對門有一郎中李邈者紹休沐日  
多召邈與之言笑情好甚篤或時爲具饌中堂偶食卽中亦不  
知其所謂其妻詰紹曰君有盛名官至清近宜慎所交李邈非  
類君亟與之狎竊爲君不取紹默然久之曰非子所知吾與李  
邈情好逾厚唐開元初驪山講武紹時攝禮部尚書玄宗援桴  
擊鼓時未三合兵部尚書郭元振遽令詔奏畢神武赫怒拽元  
振坐於纛下張說跪奏於馬前稱元振於社稷有保護大功合  
赦殊死遂釋尤恨而斬紹先是一日紹謂妻子曰吾善李邈須  
死而言今時至矣遂爲略言之吾自幼卽具前生事明日講武  
吾其不免吾前世爲某氏女旣笄適灞陵王氏子爲妻姑待吾  
甚嚴吾年十七冬至先一日姑令吾躬具主饌比畢吾困怠亦  
甚姑又令吾縫羅裙遲明服以待客吾臨燈運針慮功之不就

夜分不息忽一犬衝扉入房觸燈燈僵油什裙上吾且懼且恨  
因叱犬犬走突扉而扉反闔犬周章却伏牀下吾復照燭將理  
裙汗而狼籍殆遍吾懼姑深責且恨犬之觸燈遂舉牀以剪刀  
刺犬偶中其頸而剪一股亦折吾復以一股重刺之俄而犬斃  
詰朝持裙白姑姑方責罵而吾夫適自外至詢其故遂於牀下  
引斃犬陳於姑前由是少解吾年十九而卒遂生於此身徃者  
斃犬乃今之李邈也吾明日之死蓋緣報也行戮者必是李邈  
乎報應蓋理之常爾無駭焉及翌日講武坐誤就戮果李邈執  
刀初一刀不殊而刀折易刀再舉乃絕焉死生之報固猶影響  
至於刀折殺亦不異諒神明不欺矣唐書說明皇尋悔恨殺紹  
以李邈行戮太疾終身不更錄用

出異雜篇

李生



唐貞元中有李生者家河朔間少有膂力特氣好俠不拘細行常與輕薄少年遊年二十餘方折節讀書為歌詩人頗稱之累為河朔官後至深州錄事參軍生美風儀善談笑曲曉吏事廉謹明幹至於擊鞠飲酒皆號為能雅為太守斯知時王武俊帥成德軍恃功負眾不顧法度支郡守畏之側目嘗遣其子士真巡屬郡至深州太守大具牛酒所居備聲樂宴士真太守畏武俊而奉士真之禮甚謹又慮有以酒忤士真者以故僚吏賓客一不敢召士真大喜以為他郡莫能及飲酒至夜士真乃曰幸使君見待之厚欲盡歡於今夕豈無嘉賓願得召之太守曰偏郡無名人懼副大使士真時為武俊節副大使之威不敢以他客奉宴席唯錄事參軍李某足以侍談笑士真曰但命之於是召李生入趨拜士真目之色甚怒既而命坐貌益恭士真愈不悅瞪顧攘腕

無向時之歡矣太守懼莫知所謂顧視生靦然而汗不能持盃一坐皆愕有頃士真叱左右縛李某繫獄左右即牽李袂疾去械獄中已而士真歡飲如初迨曉宴罷太守且驚且懼乃潛使於獄中訊李生曰君貌甚恭且未嘗言固非忤於王君君寧自知耶李生悲泣久之乃曰嘗聞釋氏有現世之報吾知之矣某少貧無以自資由是好與俠士遊往往掠奪里人財帛常馳馬腰弓往還大道日百餘里一日遇一年少鞭駿驟負二巨囊吾利其資雇左右皆巖崖萬仞而日漸曛黑遂力排之墮於崖下即疾驅其驟綺逆旅氏解其囊得繒百餘段自此家稍贍因折弓矢閉門讀書遂仕而至此及今凡二十七年矣昨夕君侯命以王公之宴既入而視王公之貌乃吾曩時所殺少年也一拜之後中心慙惕自知死不朝夕今則延頸待刃又何言哉為



我謝君侯幸知我深敢以身後爲託有頃士真醉悟急召左右  
往李某取其首左右卽於獄中斬其首以進士真熟視而笑既  
而又與太守大飲於郡齋酒醉太守因歡乃起曰某不才幸得  
守一郡而副大使下察弊政寬不加罪爲恩厚矣昨日副大使  
命某召他客屬郡僻小無客不足奉歡宴者竊以李某善飲酒  
故請召之而李某愚戇不習禮法大忤於明公實某之罪也今  
明公旣已誅之宜矣竊有所未曉敢以上問李某之罪爲何願  
得明數之且用誠於將來也士真笑曰李生亦無罪但吾一見  
之遂忿然激吾心已有戮之之意今旣殺之吾亦不知其所以  
然也君無復言及宴罷太守密訊其年則二十有七矣蓋李生  
殺少年之歲而士真生於王氏也太守嘆異久之因以家財厚

葬李生

出宣室志

盧叔倫女

長安城南曾有僧至日中求食偶見一女子採桑樹上問曰此  
側近何處有信心可乞飯者女子曰去此三四里有王家見設  
齋次見和尚來必喜可速去也僧隨所指往果見一羣僧方就  
坐甚慰延入齋訖主姥異其及時至也問之僧具以實告主人  
夫妻皆驚曰且與某同往訪此女子遂俱去尚在桑樹上乃村  
人盧叔倫女也見翁姥遂趨下棄葉籠奔走歸家二人隨後逐  
之到所居父母亦先識之女子入室以牀扃戶牢不可啓其母  
驚問之曰某今日家內設齋有僧云小娘子遣來某作此功德  
不曾語人怪小娘子知故來視看更非何事其母推戶遣出女  
堅不肯出又隨而罵之女曰某不欲見此老兵老嫗亦豈有罪  
過毋曰鄰里翁婆省汝因何故不出二人益怪厚祈請之女忽



大呼曰某年月日販胡羊父子三人今何在二人遂趨出不敢  
迴顧及去母問之答曰某前生曾販羊從夏州來至此翁莊宿  
父子三人並爲其害劫其資貨某前生乃與之作兒聰黠勝人  
渠甚愛念十五患病二十方卒前後用醫藥已過所劫數倍渠  
又爲某每歲亡日作齋夫妻涕泣計其淚過三兩石矣偶因僧  
問乞飯處某遂指遵之爾亦是償債了矣翁姥從此更不復作  
齋也

出逸史

### 崔無隱

唐元和中博陵崔無隱言其親友曰城南杜某者嘗於汴州招  
提院與主客僧坐語忽有一客僧當面鼻額間有故刀痕橫斷  
其面乃訊其來由僧良久頓慘而言曰某家干梁父母兄嫂存  
焉兄每以賈販江湖之貨爲業初一年自江南而返大梁獲列

可倍二年往而不返三年乃有同行者云兄溺於風波矣父母  
嫂俱服未闋忽有自漢南賈者至於梁乃訪召某父姓名者某  
於相國精舍應曰唯賈客曰吾得汝兄信某乃忻駭未言且邀  
至所居告父母而言曰師之兄以江西貿折遂浪迹於漢南裨  
將憐之白於元戎今於漢南雖緝鎗且盡而衣衾似給以卑賤  
所係是未獲省拜故憑某以達信耳父母嫂悲忻泣不勝翌日  
父母遣師之漢南以省兄師行可七八日入南陽界日晚過一  
大澤中東西路絕目無人煙四面陰雲且合漸暮遇寥落二兩  
家乃欲寄宿耳其家曰師胡爲至此今爲信宿前有殺人者追  
逐未獲索之甚急宿固不可也自此而南三五里有一招提所  
師可宿也言而往陰風漸急颯颯雨來可四五里轉入荒澤莫  
知爲計信足而步少頃前有燭光初將咫尺而可十里方到風



雨轉甚不及扣戶而入造于堂隍寂無生人滿室死者瞻視次  
雷聲一發師爲一女人屍所逐又出奔走七八里至人家兩定  
月微明遂入其家中門外有小廳廳中有牀榻卧未定忽有一  
夫長七尺餘提白刃自門而入師恐立於壁角中白刃夫坐榻  
良久如有所候俄而白刃夫出廳東先是有糞積可乘而覘宅  
中俄又聞宅中有三四女人於牆端切切而言須臾白刃夫携  
一衣樸入廳續有女人從之乃計會逃逝者也白刃夫遂云此  
室莫有人否以刃繞壁畫之師帖壁定立刃畫其面過而白刃  
夫不之覺遂携樸領奔者而往師自料不可住乃捨此又前走  
可一二里樸一古井中古井中已有死人矣其體暖師之廻惶  
可五更主覺失女尋趨至古井以火照乃屍與師存焉執師以  
聞于縣縣尹明辯師以畫壁及牆上語者具獄於宅中姨姑之

類而獲盜者師之得雪南征垂至漢南界路逢大檜樹一老父  
坐其下問其從來師具告父曰吾善易試爲子推之師呵著父  
布卦噓唏而言曰子前生兩妻汝俱辜焉前爲走尸逐汝者長  
室也爲人殺於井中同處者側室也縣尹明汝之無辜乃汝前  
生之父漢南之兄俱無也言畢師淚下收淚之次失老父所在  
及至漢南尋訪其兄杳無所見其刀瘢乃白刃夫之所致也噫  
乃宿寃之動作徵應委曲如是無隱云杜生自有傳此略而記  
之出博異記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二十五終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二十六

報應二十五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程普

羊聃

劉毅

張和思

梁元帝

竇軌

武攸寧

崔進思

祁萬壽

郭霸

曹惟思

邢璣

萬國儁

王瑤

陳現

蕭懷武

李龜頑

陳潔

程普

程普字嘉謀吳孫權將也領江夏太守盪寇將軍嘗殺叛者數百人皆使投火即日普病熱百餘日便死

羊聃



羊聃字彭祖晉廬江太守爲人剛克粗暴恃國姻親縱恣尤甚  
睚眦之嫌輒加刑戮征西大將軍庾亮檻送具以狀聞右司馬  
奏聃殺郡將吏及民簡良等二百九十人徒謫百餘人應棄市  
依八議請宥顯宗詔曰此事古今所未有此而可忍孰不可忍  
何八議之有下獄所賜命聃兄子賁先尚南郡公主自表解婚  
詔不許瑯琊孝王妃山氏聃之甥也苦以爲請於是司徒王導  
啓聃罪不容恕宜極重法山太妃憂感動疾陛下因極之恩宜  
蒙生全之宥於是詔下曰山太妃唯此一舅發言摧鯁乃至吐  
血情慮深重朕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親若不堪難  
忍之痛以致頓斃朕亦何顏自處今便原聃生命以慰太妃渭  
陽之恩於是除名爲民少時聃病疾恒見簡良等曰枉豈可受  
今來相取自由黃泉經宿死

出還  
冤記

### 劉毅

宋高祖平桓玄後以劉毅爲撫軍荊州刺史到州便收牧牛寺  
主云藏桓家兒慶爲沙彌并殺四道人後夢見此僧來云君何  
以枉殺貧道貧道已白於天帝恐君亦不得久因遂得疾不食  
日彌羸瘦當毅發揚都時多有爭競侵凌宰輔宋高祖因遣人  
征之毅敗後夜單騎突投牧牛寺僧僧曰撫軍昔枉殺我師我  
道人自無報仇之理然何宜來此主師屢有靈驗云天帝當收  
撫軍於寺殺之毅便歎吒出寺因上大樹自縊而死

出還  
冤記

### 張和思

北齊張和思斷獄囚無問善惡貴賤必被枷鎖杻械困苦備極  
囚徒見者莫不破膽喪魂號生羅刹其妻前後孕男女四人臨  
產卽悶絕求死所生男女皆著肉鑱手脚並有肉杻束縛連糾



墮地後思和爲縣令坐法杖死

梁元帝

後周文帝宇文泰初爲魏丞相值梁朝喪亂梁孝元帝爲湘東王時在荊州遣使通和禮好甚至與泰斷金立盟結爲兄弟後平侯景孝元卽位泰猶人臣頗行凌侮又求索無厭乃不愜意遂遣兵襲江漢虜係朝士至于民庶百四十萬口而害孝元又魏文帝先納茹茹主郁久閭阿那壞女爲后親愛殊篤害梁主之明年壞爲齊國所敗因率餘衆數千奔魏而突厥舊與茹茹怨讐卽遣餉泰馬三千匹求誅壞等泰許諾伏突厥兵馬與壞醮會醉便縛之卽日滅郁久閭姓五百餘人茹茹臨死仰天而訴明年冬泰獵於隴右得病見孝元及壞爲崇泰發怒肆罵命索酒食與之兩月泰卒

竇軌

唐洛州都督鄴國公竇軌太穆皇后三從兄性剛嚴好殺爲益州行臺僕射多殺將士又害行臺尚書韋雲起貞觀二年在洛病甚忽言有人餉我瓜來左右報之冬月無瓜軌曰一盤好瓜何謂無耶旣而驚視曰非瓜並是人頭軌曰從我償命又曰扶我起見韋尚書言畢而薨

武攸寧

唐建昌王武攸寧任置勾任法外枉徵財物百姓破家者十而九告寃於天吁嗟滿路爲大庫長百步二百餘間所徵獲者貯在其中天火烧之一時蕩盡衆口所咒攸寧尋患足腫麤於甕其酸楚不可忍數月而終

崔進思



唐虔州參軍崔進思侍郎中孫尚容之力充綱入都送五千貫  
每貫取三百文裏頭百姓怨歎號天哭地至瓜步江遭風船沒  
無有子遺家資田園貨賣並盡解官落職求活無處此所謂聚  
歛之怨

祁萬壽

唐乾封縣錄事祁萬壽性好殺人縣官每決罰人皆從索錢時  
未得與間卽取麤杖打之如此死者不可勝數囚徒見之皆失  
魂魄有少不稱心卽就獄打之困苦至垂死其妻生子或著肉  
枷或有肉杻或無口鼻或無手足生而皆死

郭霸

唐侍御史郭霸奏殺宋州三百人暴得五品經月患重病臺官  
問疾見老巫曰郭公不可救也有數百鬼遍體流血攘袂齧齒

皆云不相放有一碧衫人喝緋衣人曰早合去何因許時答曰  
比緣未得五品未合放俄而霸以刀子自刺乳下攪之曰大快  
家人走問之曰御史孫容師刺我其子經御史顧琮訟容師琮  
以荒亂言不理其夜而卒容師以明年六月霸死日而終皆不  
知其所以司勳郎中張元一云自春大旱至霸死雨足天后問  
在外有何事元一曰外有三慶旱降雨一慶中橋新成萬代之  
利二慶郭霸身死百姓皆歡三慶也天后笑曰霸見憎如此耶

曹惟思

唐蜀郡法曹參軍曹惟思當章仇兼瓊之時爲西山運糧使甚  
見委任惟思白事於兼瓊瓊與語畢令還運惟思妻生男有疾  
因以情告兼瓊請畱數日兼瓊大怒叱之令出集衆斬之其妻  
聞之乘車攜兩子與之訣惟思已辮髮束縛兼瓊出監斬之惟



太平廣記 卷五十六  
思二男叩頭乞命來抱馬足馬爲不行兼瓊爲之下泣云業已  
斬矣猶未釋郡有禪僧道行至高兼瓊母師之禪僧乃見兼瓊  
曰曹法曹命且盡請不須殺免之兼瓊乃赦惟思明日使惟思  
行盧府長史事賜緋魚袋專知西山轉運使仍許與其妻行惟  
思至瀘州因疾夢僧告之曰曹惟思一生中負心殺人甚多無  
分毫善事今冤家債主將至爲之奈何惟思哀祈甚至僧曰汝  
能度兩子爲僧家中錢物衣服盡用施寺仍合家素食堂前設  
道場請名僧晝夜誦經禮懺可延百日之命如不能卽當死矣  
惟思曰諸事易耳然若不食若之何僧曰取羊肝水浸加以椒  
醬食之卽能食矣既覺具告其妻妻贊之卽僧二子又如言置  
道場誦經且食羊肝卽飯矣如是月餘晨坐其亡母亡姊皆來  
視之惟思大驚趨走迎候有一鬼子手執絳幡前引昇自西階

植絳幡焉其亡姊不言但于幡下儂儂不輟其母泣曰惟思  
在生不知罪殺人無數今冤家欲來吾不忍見汝受苦辛故來  
視汝惟思命設祭母母食之其姊舞更不已不交一言母食畢  
與姊皆去惟思疾轉甚於是羊肝亦不食常卧道場中晝日眠  
覺有二青衣童子其長等僬僬也一坐其頭一坐其足惟思問  
之童子不與語而童子貌甚閒暇口有四牙出於唇外明日食  
時惟思見所殺人或披頭潰腸斷截手足或斬首流血盛怒來  
詬惟思曰逆賊與我同事急反殺我滅口我今訴於帝故來取  
汝言畢昇階而二童子推之不得進但慢罵曰終須去惟思知  
不免具言其事如此每日常來皆爲童子所推不得至惟思所  
月餘忽失二童子惟思大懼與妻子別於是死者大至衆見惟  
思如被曳狀墜於堂下遂卒惟思不減人也自千牛備陞爲澤



州相州判司常養賊徒數十人令其所在爲盜而館之及事發則殺之以滅口前後殺百餘人故禍及也

邢璣

唐邢璣之使新羅也還歸泊于炭山遇賈客百餘人載數船物皆珍翠沈香象犀之屬直數千萬璣因其無備盡殺之投於海中而取其物至京懼人知也則表進之敕還賜璣璣恣用之後子緯與王鉷謀反邢氏遂亡亦其報也

萬國俊

唐侍御史萬國俊令史出身殘忍爲懷楚毒是務奏六道使誅斬流人殺害無數後從臺出至天津橋南有鬼滿路遮截馬足不得前進口云叩頭緩我連聲忍痛俄而據鞍舌長數尺遍身青腫輿至宅夜半而卒

王瑤

會昌中有王瑤者自云遠祖本青州人事平盧節度使時王公姓李不記其名常患背疽衆醫莫能愈瑤祖請以牲幣禱于岱宗遂感現形雷連顧問瑤祖因叩頭泣血願垂矜憫岳神言曰爾之主帥位居方伯職在養民而虐害生靈廣爲不道淫刑濫罰致冤魂上訴所患背瘡蓋鞭笞之驗必不可愈也天法所被無能宥之瑤祖因拜乞一見主公洎歸青丘主公已歿矣瑤祖具以泰山所覩之事白於主公夫人云何以爲驗瑤祖曰某當在冥府之中亦慮歸之不信請謁主公備窺縲紲主公遂裂近身衣袂方圓寸餘以授某曰爾歸將此示吾家其衣袂見在夫人得之遂驗臨終所服之衣果有裁裂之處瘡血猶在知其言不謬矣

出耳目記



陳峴

閩王審知初入晉安開府多事經費不給孔目吏陳峴獻計請以富人補和市官恣所徵取薄酬其值富人苦之峴由是寵遷為支計官數年有二吏執文書詣峴里中問陳支計家所在人問其故對曰渠獻計置和市官坐此破家者眾凡破家者祖考皆訴于水西大王王使來追爾峴方有勢人懼不敢言翌日峴自府馳歸急召家人設齋置祭意色悼惶是日里中復見二吏入峴家遂暴卒初審知之起事其兄潮首倡及審知據閩中為潮立廟於水西故俗謂之水西大王云

蕭懷武

偽蜀有尋事團亦曰中團小院使蕭懷武主之蓋軍巡之職也懷武自所團捕捉賊盜年多官位甚隆積金巨萬第宅亞於王

侯聲色妓樂為一時之冠所管中團百餘人每名各養私名十餘輩或聚或散人莫能別呼之曰狗至于深坊僻巷馬豎酒保乞丐傭作及販賣童兒輩並是其狗民間有偶語者官中罔不知又有散在州郡及勳貴家當庖看廐御車執樂者皆是其狗公私動靜無不立達于懷武是以人懷恐懼常疑其肘臂腹心皆是其狗也懷武殺人不知其數蜀破之初有與已不相協及積金藏錐之夫日夜捕逐入院盡殺之冤枉之聲聞于街巷後郭崇韜入蜀人有告懷武欲謀變者一家百餘口無少長戮于市

出王氏見聞

李龜頑

乾德中偽蜀御史李龜頑久居憲職嘗一日出至三井橋忽覩十餘人摧頭及被髮者叫屈稱冤漸來相逼龜頑情懼迴馬徑



歸說與妻子仍誠其子曰爾等成長筮仕慎勿爲刑獄官以吾  
清慎畏懼猶有冤枉今欲悔之何及自此得疾而亡

陳潔

僞蜀御史陳潔性慘毒讞刑定獄嘗以深刻爲務十年內斷死  
千人因避暑行亭見蟾子懸絲面前公引手接之成大蜘蛛銜  
中指拂落階下化爲厲鬼云來索命驚訝不已指漸成瘡痛苦  
十日而死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二十六 終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二十七

報應二十六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蘇娥

涪令妻

諸葛元崇

呂慶祖

元徽

李義琰

岐州寺主

館陶主簿

僧曇暢

午橋民

盧叔敏

鄭生

蘇娥

漢何敞爲交趾刺史行部蒼梧郡高要縣暮宿鵲奔亭夜猶未  
半有一女從樓下出自云妾姓蘇名娥字始珠本信廣縣修理  
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夫亦久亡有雜繒帛百二十疋及婢一  
人名致富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往傍縣賣繒就同縣人王伯  
賃牛車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并繒令致富執轡以前年四月



十日到此亭外于時已暮行人既絕不敢前行因卽畱止敢富  
暴得腹痛妾往亭長舍乞漿取火亭長龔壽操刀持戟來至車  
傍問妾曰夫人從何所來車上何載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  
之曰何勞問之壽因捉臂欲汗妾不從壽卽以刀刺脅妾立死  
又殺致富壽掘樓下埋妾并婢取財物去殺牛燒車杠及牛骨  
投亭東空井中妾死痛酷無所告訴故來告於明使君敞曰今  
欲發汝屍骸以何爲驗女子曰妾上下皆著白衣青絲履猶未  
朽也掘之果然敞乃遣吏捕壽拷問具服下廣信縣驗問與娥  
語同收壽父母兄弟皆繫獄敞表壽殺人於常律不至族誅但  
壽爲惡隱密經年王法所不能得鬼神自訴千載無一請皆斬  
之以助陰誅上報聽之

出還  
冤錄

### 涪令妻

漢王恠字少琳爲郟縣令之郟亭亭素有鬼恠宿樓上夜有女  
子稱欲訴冤無衣自進恠以衣與之進曰妾本涪令妻也欲往  
官過此亭宿亭長殺妾大小十口埋在樓下取衣裳財物亭長  
今爲縣門下游徼恠曰當爲汝報之無復妾殺良善也鬼投衣  
而去恠且召游徼問卽服收同時十餘人並殺之掘取諸喪歸  
其家葬之亭永清寧

### 諸葛元崇

瑯琊諸葛覆宋永嘉年爲九真太守家累悉在揚都唯將長子  
元崇赴職覆於郡病亡元崇始年十九送喪欲還覆門生何法  
僧貪其資與伴共推元崇墮水而死因分其財元崇母陳氏夢  
元崇還具叙父亡及身被殺委曲尸骸流漂怨酷無雙奉違累  
載一旦長辭銜悲茹恨如何可說獻欵不能自勝又云行速疲



極因卧窻下牀上以頭枕窻明日視兒眠處足知非虛矣陳氏悲怛驚起把火照見眠處沾濕猶如人形於是舉家號泣便如發聞于時徐森之始除交州徐道立為長史道立即陳氏從姑兒也具疏夢託二徐驗之徐道立遇諸葛喪船驗其父子亡日悉如鬼語乃收行凶二人即皆款服依法殺之差人送喪還楊都出還

呂慶祖

宋永康人呂慶祖家甚殷富常使一奴名教子守視墅舍慶祖自往案行忽為人所殺族弟無期先貸舉慶祖錢咸謂為害無期便齋酒脯至柩所而祝曰君茶醯在此乃謂是我魂而有靈使知其主既還至三更見慶祖來云近履行見奴教子哇疇不理許當痛治奴遂以斧砍我背將帽塞口因得齧奴三指悉皆

破碎便取刀刺我頸曳著後門初見殺時從行人亦在其中而不同執罪之失也奴今欲叛我已釘其頭著壁言卒而遂滅無期具以告其父母潛視奴所住壁果有一把髮以竹釘之又看其指並見傷破錄奴詰驗承伏又問汝既反逆何以不叛奴曰頭如被繫欲逃不得諸同見者事相符合即焚教子并其二息出還

元徽

後魏莊帝永安中北海王顥入洛莊帝北巡城陽王徽捨宅為宣中寺爾朱兆擒莊帝徽投前洛陽令寇祖仁祖仁聞爾朱兆購徽乃斬徽首送兆兆夢徽曰我有金二百斤馬一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於是懸祖仁首於高樹以大石墜其足鞭箠之問得金及馬而祖仁死時以為禍報出廣古今



李義琰

唐隴西李義琰貞觀年中為華州縣尉此縣忽失一人莫知所  
在其父兄疑一讐家所害詣縣陳情義琰案之不能得決夜中  
執燭委細窮問至夜義琰據案俛首不覺死人即至猶帶被傷  
之狀云某乙打殺置于某所井中公可早驗不然恐被移向他  
處不可尋覓義琰即親往果如所陳而讐家始具款伏當聞見  
者莫不驚嘆出法苑珠林

岐州寺主

唐貞觀十三年岐州城內有寺主共都維那為隙遂殺都維那  
解為十二段置於廁中寺僧不見都維那久遂告別駕楊安共  
來驗檢都無蹤跡別駕欲出諸僧送別駕見寺主左臂上袈裟  
忽有些鮮血別駕勘問云當殺之夜不着袈裟有其鮮血是諸

佛菩薩所為竟伏誅

出廣古今五行記

館陶主簿

唐冀州館陶縣主簿姓周忘其名字顯慶中奉使於臨渝關牙  
市當去之時佐史等二人從往周將錢帛稍多二人乃以土囊  
壓而殺之所有錢帛咸盜將去唯有隨身衣服充歛至歲暮妻  
夢具說被殺之狀兼言所盜財物藏之處妻乃依此訴官官司  
案辨具得實狀錢帛並獲二人皆坐處死相州智力寺僧慧永  
云嘗親見明庭觀道士劉仁寬說之出法苑珠林

僧曇暢

唐乾封年中京西明寺僧曇暢將一奴二騾向岐州稜法師處  
聽講道逢一人著衲帽弊衣指數珠自云賢者五戒講夜至馬  
嵬店宿五戒禮佛誦經半夜不歇暢以為精進一練至四更即



共同發去店十餘里忽袖中出兩刃刀子刺殺暢其奴下馬入草走其五戒騎驟驅馱即去主人未曉夢暢告云昨夜五戒殺貧僧須臾奴走到告之如夢時同宿三衛子披持弓箭乘馬趁四十餘里以弓箭擬之即下驟乞死縛送縣決殺之

出朝野僉載

干橋民

唐衛州司馬杜某嘗為洛陽尉知捕寇時洛陽城南干橋有人家失火七人皆焚死杜某坐廳事忽有一人為門者所執狼狽至前問其故門者曰此人適來若大驚恐狀再馳入縣門復馳出故執之其人曰某即殺干橋人家之賊也故來歸命嘗為伴五人同劫其家得財物數百千恐事泄則殺其人焚其室如自焚死者故得人不疑將財至城舍于道德里與其伴欲出外輒坎坷不能去今日出道德坊南行忽見空中有火六七團大者

如瓠小者如盃遮其前不得南出因北走有小火直入心中熱其心腑痛熱發狂因為諸火遮繞驅之令入縣門及入則不見火心中火亦盡於是出門火又盡在空中遮不令出自知不免故備言之由是命盡取其黨及財物於府殺之

出紀聞

盧叔敏

唐盧叔敏居緱氏縣即故太傅文貞公崔祐甫之表侄時祐甫初拜相有書與盧生令應明經舉生遂自緱氏赴京行李貧困有驢兩頭又袋一奴纔十餘歲而已初發縣有一紫衣人擎小僕與生同行云送書狀至城辭氣甚謹生以僮僕小甚利其作侶扶接鞍乘每到店必分以茶酒紫衣者亦甚知愧至鄂嶺早發十餘里天纔明紫衣人與小奴驅驢在後忽聞奴叫呼聲云被紫衣毆擊生曰奴有過但言必為科決何得便自打也言訖



見紫衣人懷中抽刀刺奴洞腸流血生乃驚走初尚乘驢行數  
十步已見紫衣人趨後棄驢并靴馳十數步紫衣逐及以刀  
刺倒與奴同死於嶺上時緱氏尉鄭楚相與生中外兄弟晨起  
於廳中忽困睡夢生被髮血汚面目謂尉曰某已被賊殺矣因  
問其由曰某枉死然此賊今捉未得乃牽白牛一頭來跛左脚  
曰兄但記此牛明年八月一日平明賊從河中府與同黨買牛  
來於此過入西郭門最後驅此者卽是鄭君驚覺遂言於同僚  
至明日府牒令捉賊方知盧生已爲賊所殺於書帙中得崔相  
手札河南尹捕捉甚急都無踪跡至明年七月末鄭君與縣宰  
計議至其日五更潛布弓矢手力于西郭門外鄭君領徒自往  
伏於路側至日初出果有人驅牛自西來者後白牛跛脚行遲  
不及其隊有一人驅之其牛乃鄭君夢中所見盧生牽者遂擒

掩之并同黨六七盡得驅跛牛者乃殺盧生賊也問之悉伏云  
此郎君與某有恩某見其囊中書謂是綾絹遂劫殺之及開之  
知非也唯得絹兩疋耳自此已來常髣髴見此郎君在側如未  
露尚欲歸死已就執豈敢隱諱乎因具言其始末與其徒皆死  
於市

史出逸

### 鄭生

唐滎陽鄭生善騎射以勇悍趨捷聞家于鞏雒之郊嘗一日乘  
醉手弓腰矢驅捷馬獨驅田野間去其居且數十里會天暮大  
風雨生庇于大木下久之及雨霽已夕矣迷失道縱馬行見道  
傍有門宇乃神廟也生以馬繫門外將止屋中忽慄然心動卽  
匿身東廡下聞廟左空舍中宰宰然生疑其鬼因引弓震弦以  
伺之俄見一丈夫身長衣短後卓衣負囊仗劍自空舍中出旣



太平廣記  
卷一百二十七  
而倚劍揚言曰我盜也爾豈非盜乎鄭生曰吾家于鞏雒之郊  
向者獨驅田間適遇大風雨迷而失道故匿身於此仗劍者曰  
子既不爲盜得無害我之心乎且我遁去道必經東廡下願解  
弓弦以授我使我得去不然且死於暨子矣先是生常別以一  
弦致袖中既解弦投于劍客前密以袖中弦繫弓上賊既得弦  
遂至東廡下將殺鄭生以滅口急以矢繫弦賊遂去因曰吾子  
果智者某罪固當死矣生曰我不爲害爾何爲疑我賊再拜謝  
生卽去西廡下以避賊既去生懼其率徒再來於是登木自匿  
久之星月始明忽見一婦人貌甚冶自空舍中出泣于庭問之  
婦人曰妾家於村中爲盜見誘至此且利妾衣裝遂殺妾空舍  
中棄其尸而去幸君子爲雪其冤又曰今夕當匿於田橫墓願  
急逐之無失生諾之婦人謝而去及曉生視之果見尸卽馳馬

至洛具白於河南尹鄭叔則尹命吏捕之果得賊於田橫墓中  
出宣室志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二十八

報應二十七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公孫綽

王安國

尼妙寂

李文敏

樊宗諒

榮陽氏

公孫綽

唐王屋主簿公孫綽到官數月暴疾而殞未及葬縣令獨在廳中見公孫具公服從門而入驚起曰與公幽顯異路何故相干公孫曰某有冤要見長官請雪嘗忝僚佐豈遽無情某命未合盡為奴婢所厭以利益竊某宅在河陰縣長官有心僮為密選健吏齎牒往捉必不漏網宅堂簷從東第七瓦隴下有某形狀以桐為之釘布其上已變易矣言訖而沒令異甚乃擇疆卒素為綽所厚者持牒并書與河陰宰其奴婢盡捕得遂於堂簷上



搜之果獲人形長尺餘釘透其身木漸為肉擊之啞然有聲綽所貯粟麥以俟閒居之費者悉為所盜矣縣遂申府奴婢數人皆殪枯木出逸史

王安國

涇之北鄙農人有王安國者力穡衣食自給唐寶曆三年冬夜有二盜踰牆而入皆執利刃安國不敢支梧而室內衣裘挈之無孑遺安國一子名何七年甫六七歲方眠驚起因叫有賊登時為賊射應弦而斃安國聞外有二驢紫色者亦為攘去遲明村人集聚共商量捕逐之路俄而何七之魂登房門而號我死自是命那復多痛所痛者未訣父孀耳遂寃泣久之鄰人會者五六十人皆為雪涕因曰勿謀之逐明年五月當自送死乃召安國附耳告之名氏仍期勿洎麥秋安國有麥半頃方收拾晨

有二牛來蹊踐狼籍安國牽歸遍謂里中曰誰牛傷暴我苗我已繫之牛主當齎償以購不爾吾將詣官焉里中共往皆曰此非左側人之素畜者聚視久之忽有二客至曰我牛也昨莫驚逃不虞至此所損之田請酬倍資而歸我畜焉共里人詰所從因驗契書其一乃以紫驢交致也安國即醒何七所謂及詢各姓皆同遂縛之曰爾即去冬射我子盡我財者二盜相顧不復隱曰天也命也死不可追也即述其故曰我既行劫殺遂北竄寧慶之郊謂事已積久因買牛將歸岐上昨牛抵村北二十里徘徊不進俟夜黑方將過此既寐夢一小兒五歲許裸形亂舞紛紜相迷經宿方寤及覺二牛之糜紉不斷如被解脫則已竄矣因蹤跡之由徑來至此去冬之寇詎敢逃焉里人送邑皆准於法出集異記



尼妙寂

尼妙寂姓葉氏江州潯陽人也初嫁任華潯陽之賈也父昇與華往復長沙廣陵間唐貞元十一年春之潭州不復過期數月妙寂忽夢父被髮裸形流血滿身泣曰吾與汝夫湖中遇盜皆已死矣以汝心似有志者天許復讎但幽冥之意不欲顯言故吾隱語報汝誠能思而復之吾亦何恨妙寂曰隱語云何昇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俄而見其夫形狀若父泣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妙寂撫膺而哭遂爲女弟所呼覺泣告其母闔門大駭念其隱語杳不可知訪於鄰叟及鄉間之有知者皆不能解秋詣上元縣舟楫之所交處四方士大夫多憇焉而又邑有瓦棺寺寺上有閣倚山瞰江萬里在目亦江湖之極境遊人弭棹莫不登眺吾將緇服其間伺可問者必有醒吾惑者於是禡

衣上元捨力瓦棺寺日持箕帚灑掃閣下閒則徙倚欄檻以伺識者見高冠博帶吟嘯而來者必拜而問居數年無能辯者十七年歲在辛巳有李公佐者罷嶺南從事而來攬衣登閣神彩雋逸頗異常倫妙寂前拜泣且以前事問之公佐曰吾平生好爲人解疑况子之冤懇而神告如此當爲子思之默行數步喜招妙寂曰吾得之矣殺汝父者申蘭殺汝夫者申春耳妙寂悲喜嗚咽拜問其說公佐曰夫猴申生也車去兩頭而言猴故申字耳草而門門而東非蘭字耶禾中走者穿田過也此亦申字也一日又加夫蓋春字耳鬼神欲感人故交錯其言妙寂悲喜若不自勝久而掩涕拜謝曰賊名旣彰雪冤有路苟或釋惑誓報深恩婦人無他唯潔誠奉佛祈增福海初泗州普光王寺有梵氏戒壇人之爲僧者必由之四方輻輳僧尼繁會觀者如市



馬公佐自楚之秦維舟而往觀之有一尼眉目朗秀若舊識者每過必凝視公佐若有意而未言者久之公佐將去其尼遽呼曰侍御貞元中不爲南海從事乎公佐曰然然則記小師乎公佐曰不記也妙寂曰昔瓦官寺閣求解車中猴者也公佐悟曰竟獲賊否對曰自悟夢言乃男服易名士寂泛傭於江湖之間數年聞蘄黃之間有申村因往焉流轉周星乃聞其村西北隅有名蘭者默往求傭輒賤其價蘭喜召之俄又聞其從父弟有名春者於是勤恭執事晝夜不離見其可爲者不顧輕重而爲之未嘗待命蘭家器之晝與羣傭苦作夜寢他席無知其非丈夫者逾年益自勤幹蘭逾敬念視士寂卽自視其子不若也蘭或農或商或畜貨於武昌關鎖啓閉悉委焉因驗其櫃中半是已物亦見其父及夫常所服者垂涕而記之而蘭春叔出季處

未嘗偕出慮其擒一而驚逸也銜之數年永貞年重陽二盜飲旣醉士寂奔告於州乘醉而獲一問而辭伏就法得其所喪以歸盡奉母而請從釋教師洪州天宮寺尼洞微卽昔時受教者也妙寂一女子也血誠復讎天亦不奪遂以夢寐之言獲悟於君子與其讎者得不同天碎此微軀豈酬明哲梵宇無他唯虔誠法象以報効耳公佐大異之遂爲作傳大和庚戌歲隴西李復言遊巴南與進士沈田會于蓬州田因話奇事持以相示一覽而復之錄怪之日遂纂於此焉

出續幽怪錄

### 李文敏

唐李文敏者選授廣州錄事參軍將至州遇寇殺之沈於江俘其妻崔氏有子五歲隨母而去賊卽廣州都虞候也其子漸大令習明經甚聰俊詣京赴舉下第乃如華州及渭南縣東馬驚



走不可制及夜入一莊中遂投莊宿有所衣天淨紗汗衫半臂者主姬見之曰此衣似頃年夫人與李郎送路之衣郎既似李郎復似小娘子取其衣視之乃頃歲製時為燈盡燒破半臂帶猶在其家遂以李文敏遭寇之事說之此子罷舉徑歸問母具以其事對乃白官官乃擒都虞候繫而詰之所占一詞不謬乃誅之而給其物力令歸渭南焉

出聞奇錄

### 樊宗諒

唐樊宗諒為密州刺史時屬邑有羣盜提兵入邑毗殷氏家掠奪金帛殺其父子死者三人刺史捕之甚急月餘不獲有鉅鹿魏南華者寓居齊魯之間家甚貧宗諒命攝司法掾一夕南華夢數人皆被髮列訴於南華曰姓殷氏父子三人俱無罪而死願明公雪其冤南華曰殺汝者為誰對曰某所居東十里有姓

姚者乃賊之魁也南華許諾驚寤數日宗諒謂南華曰盜殺吾毗且一月矣莫窮其跡豈非吏不奉職乎爾為司法官第往驗之南華馳往未至忽見一狐起於路旁深草中馳入里人姚氏所居課而逐者以百數其狐入一穴中南華命以錘發之得金帛甚多乃羣盜劫殷氏財也即召姚氏子訊其所自目動詞訥即收効之果盜之魁也自是盡擒其支黨且十輩其狐雖匿於穴中窮之卒無所見也豈非冤魂之所假歟時大和中也

出宣室志

### 榮陽氏

唐盈州令將之任夜止屬邑古寺方寢見老嫗以桐葉蒙其首偃僕而前令以拄杖拂其葉嫗俯拾而去俄亦復來如是者三久之不復來矣頃有縷裳者自北戶升階褰簾而前曰將有告於公公無懼焉令曰是何妖物曰寔鬼也非妖也以形容衰瘵



不敢干謁向者竊令張妳少達幽情而三遭拄杖之辱老妳固辭恥其復進是以自往哀訴冀不逢怒焉某榮陽氏子嚴君牧此州未逾年鍾家禍乃護喪歸洛夜止此寺繼母賜冶葛花湯并室妹同夕而斃張妳將哭首碎鐵錘同瘞於此牆之竹陰某隴西先夫人卽日訴於上帝帝敕云爲人之妻已殘戮僕妾爲人之母又毒殺孤嬰居閨室事難彰明在天鑒理宜誅殛以死酬死用謝諸孤付司命處置訖報是日先君復訴於上帝云某遊魂不靈乖於守慎致令囂室害及孤孩彰此家風贖于天聽豈止一死能謝罪名某三任縣令再剖符竹寔有能績以安黎甿豈圖餘慶不流見此狼狽悠揚丹旒未越屬城長男旣已無辜孀婦又俾酬死念某旅櫬難爲瘞埋伏乞延其生命使其得歸葬洛陽獲祔先人之塋闕某無恨矣明年繼母到洛陽發背

疽而卒上帝譴怒已至如此今某卽無怨焉所苦者被僧徒築溷於骸骨之上糞穢之弊所不堪忍况妹爲廁神姬僕身爲廁神役夫積世簪纓一日凌墜天門阻越上訴無階藉公仁德故來奉告令曰吾將柰何答曰公能發某朽骨沐以蘭湯覆以衣衾遷於高原之上脫能賜木皮之棺蘋藻之奠亦望外也令曰喏乃吾反掌之易爾鬼嗚咽再拜令張妳密召鸞娘子同謝明公張妳遽至疾呼曰郭君怒晚來軒屏狼籍已三召矣於是縷裳者悼惶而去明旦令召僧徒具以所告遂命土上發溷以求之三四尺乃得骸骨與改瘞焉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二十九

報應二十八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王濟婢

王範妾

宋宮人

金荆

杜疑妾

後周女子

張公瑾妾

范略婢

胡亮妾

梁仁裕婢

張景先婢

李訓妾

花巖

晉陽人妾

王濟婢

晉王濟侍者常於闈中就婢取濟衣物婢遂欲姦之其人云不敢婢言若不從我我當大叫此人卒不肯婢遂呼云某甲欲姦我濟即令殺之此人具陳說濟不信故牽將去顧謂濟曰枉不可受要當訟府君於天濟乃病忽見此人語之曰前具告實既



不見理便應去濟數日而死出還冤記

王範妾

晉富陽縣令王範妾桃英殊有姿色遂與閣下丁豐史華期二人姦通範當出行不還帳內督孫元弼聞丁豐戶中有環珮聲覘視見桃英與同被而卧元弼扣戶叱之桃英即起攬裙理鬢躡履還內元弼又見華期帶佩桃英麝香二人懼元弼告之乃共謗元弼與桃英有私範不辨察遂殺元弼有陳超者當時在座勸成元弼罪後範代還超亦出都看範行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腋逕曳將去入荒澤中雷光照見一鬼面甚青黑眼無瞳子曰吾孫元弼也訴怨皇天早見申理連時候汝乃今相遇超叩頭流血鬼曰王範既為事主當先殺之賈景伯孫文度在泰山玄堂下共定死生名錄桃英魂魄亦取在

女青亭至天明失鬼所在超至楊都詣範未敢謝之便見鬼從外來逕入範帳至夜範始眠忽然大魘連呼不醒家人牽青牛臨範上并加桃人左索向明小蘇十數日而死妾亦暴亡超乃逃走長干寺易姓名為何規後五年二月三日臨水酒酣超云今當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搏超鼻血大出可一升許數日而死出冥報志

宋宮人

宋少帝子業常使婦人裸形相逐有一女子不從命斬之其夜夢有一女子罵曰汝悖逆明年不及熟矣帝怒於宮中求得似夢見者斬之其夕復夢所戮者曰汝枉殺我我已訴上帝集羣巫與六宮捕鬼帝尋被弑出廣古今五行記

金荊



後魏末嵩陽杜昌妻柳氏甚妬有婢金荆昌沐令理髮柳氏截其雙指無何柳被狐刺螫指雙落又有一婢名玉蓮能唱歌昌愛而嘆其善柳氏乃截其舌後柳氏舌瘡爛事急就稠禪師懺悔禪師已先知謂柳氏曰夫人爲妬前截婢指已失指又截婢舌今又合斷舌悔過至心乃可以免柳氏頂禮求哀經七日禪師大張口呪之有二蛇從口出一尺以上急呪之遂落地舌亦平復自是不復妬矣出朝野僉載

### 杜嶷妾

梁襄陽杜嶷新納一妾年貌兼美寵愛特甚妾得其父書倚簾讀之嶷外還而妾自以新來羞以此事聞嶷因嚼吞之嶷謂是情人所寄遂命剖腹取書妾氣未斷而書已出嶷看訖嘆曰吾不意忽忽如此傷天下和氣其能久乎其夜見妾訴冤嶷旬日

而死

出廣古今五行記

### 後周女子

後周宣帝在東宮時武帝訓督甚嚴恒使宦者成慎監察之若有纖毫罪失而不奏慎當死於是慎常陳太子不法之事武帝杖之百餘及卽位顧見髀上杖瘡問及慎所在慎于時已爲郡郡遂救追之至便賜死慎奮厲曰此是汝父爲成慎何罪悖逆之餘濫以見及鬼若有知終不相放于時宮掖禁忌相逢以目不得轉共言笑分置監官記錄愆罪左皇后下有女子欠伸淚出因被劾謂有所思奏使敕拷訊之初擊其頭帝便頭痛更擊之亦然遂大發怒曰此寃家耳乃使拉折其腰帝復腰痛其夜出南宮病漸重明旦還腰痛不得乘馬御車而歸所殺女子之處有黑暈如人形時謂是血隨刷之旋復如故如此再三有司



掘除舊地以新土填之一宿之間如故因此七八日舉身瘡爛而崩及初下屍諸跣脚牀牢不可脫唯此女子所引之牀獨是直脚遂以供用蓋亦鬼神之意焉帝崩去成慎死僅二十許日

馬出還  
宛記

張公瑾妾

唐魏郡馬嘉運以貞觀六年正月居家日晚出大門忽見兩人各捉馬一匹先在門外樹下立嘉運問是何人答云東海公迎馬生耳嘉運素有學識知名州里每臺使及四方貴客多請見之及是弗復怪也謂使者曰吾無馬使者進馬嘉運卽於樹下上馬而去其身倒卧於樹下也俄至一官曹將入大門有男女數十人門外如訟者有一婦人先與嘉運相識是同郡張公瑾妾姓元氏手執一紙文書迎謂嘉運曰馬生尚相識否昔張總

管交某數相見總管無狀非理殺我我訴天曹於今三年爲王天主敕故公瑾故常見抑今乃得申官已追之不久將至疑我獨見枉害馬生那亦來耶嘉運先知元氏被殺及見方自知死使者引入門門者曰公眠未可謁宜可就霍司刑乃益州行臺郎中霍璋也見嘉運廷坐曰此府記室官闕東海公聞君才學欲屈爲此官耳嘉運曰貧守妻子不願爲官得免幸甚璋曰若不能作自陳無學君當有相識可舉令作俄有人來云公眠已起引嘉運入見一人在廳事坐肥短黑色呼嘉運前謂曰聞君才學欲屈爲記室耳能爲之乎嘉運拜謝曰幸甚但鄙夫田野頗以經業教授後生不足以當記室之任耳公曰識霍璋否答曰識之因使召璋問以嘉運才術璋曰平生知其經學不見作文章公曰誰有文章者嘉運曰有陳子良者解文章公曰放馬



生歸卽命追子良嘉運辭去璋與之別嘉運問曰向見張公瑾妾所言天主者爲誰璋曰公瑾鄉人王五戒者死爲天主常救公瑾故得至今今已不免矣言畢而別遣使者送嘉運至一小澀道指令由此路歸其年七月綿州人姓陳子良暴死經宿而蘇自言見東海公用爲記室辭不識文字別有是人陳子良率公瑾亦亡至貞觀中車駕在九成宮聞之使中書侍郎岑文本就問其事文本錄以奏云爾嘉運後爲國子博士卒官

出冥報志

### 范畧婢

唐貞觀中濮陽范畧妻任氏畧先幸一婢任以刀截其耳鼻畧不能制有頃任有娠誕一女無耳鼻女年漸大其婢仍在女問婢具說所由女悲泣以恨其母母深有媿色悔之無及

出朝野僉載

### 胡亮妾

唐廣州化蒙縣丞胡亮從都督周仁軌討獠得一首領妾幸之將至縣亮向府不在妻賀氏乃燒釘烙其雙目妾遂自縊死後賀氏有娠產一蛇兩目無睛以問禪師師曰夫人曾燒釘烙一女婦眼以夫人性毒故爲蛇報此是被烙女婦也夫人好養此蛇可以免難不然禍及身矣賀氏養蛇一二年漸大不見物唯在衣被中亮不知也發被見蛇大驚以刀斫殺之賀氏兩目俱枯不復見物悔無及焉

出朝野僉載

### 梁仁裕婢

唐梁仁裕爲驍衛將軍先幸一婢妻李氏甚妬而虐縛婢擊其腦婢號呼曰在下卑賤制不自由娘子鎖項苦毒何甚婢死後月餘李氏病常見婢來喚李氏頭上生四處癰疽腦潰晝夜嗚叫苦痛不勝數月而卒

出朝野僉載



唐荆州枝江縣主簿夏榮判冥司縣丞張景先寵一婢其妻楊氏妬之景出使不在妻殺婢投之於廁景至給之曰婢逃矣景以妻酷虐不問也婢訟之於榮榮追對之間景曰公夫人病困說形狀景疑其有私也怒之榮曰公夫人枉殺婢投於廁今見推勘公試問之景悟問其婦婦病甚具首其事榮令廁內取其骸骨香湯浴之厚加殯葬婢不肯放月餘日而卒

出朝野僉載

### 李訓妾

唐左僕射韋安石女適大府主簿李訓訓未婚以前有一妾成親之後遂嫁之已易兩主女患傳屍瘦病恐妾厭禱之安石令河南令秦守一捉來榜掠楚苦竟以自誣前後決三百以上投井死不出三日其女遂亡時人咸以為冤魂之所致也安石坐貶蒲州太極元年八月卒

出朝野僉載

### 花巖

唐王弘冀州衡水人少無賴告密羅織善人曾遊河北趙具見老人每年作邑齋遂告殺二百人授游擊將軍俄除侍御史時有告勝州都督王安仁者密差弘往推索大枷夾頸安仁不承伏遂於枷上研安仁死便即脫之其男從軍亦擒而斬之至汾州與司馬毛公對食須臾喝下斬取首百姓震悚後坐誣枉流雷州將少姬花巖素所寵也弘於舟中偽作敕追花巖諫曰事勢如此何忍更為不軌乎弘怒曰此老嫗欲敗吾事縛其手足投之於江船人救得之弘又鞭二百而死埋於江上俄而偽敕發御史胡元禮推之錮身領迴至花巖死處忽云花巖來喚對事左右皆不見唯弘稱叩頭死罪如授枷棒之聲夜半而卒

出朝野僉載



晉陽人妾

唐牛肅舅之尉晉陽也縣有人殺其妾將死言曰吾無罪為汝所殺必報後數年殺妾者夜半起至母寢門呼其母問故其人曰適夢為虎所齧傷至甚遂死覺而心悸甚驚惡故啓之母曰人言夢死者反生夢想顛倒故也汝何憂然汝夜來未飯牛亟飯之其人曰唯闇中見物似牛之脫也前執之乃虎矣遂為所噬其人號叫竟死虎既殺其人乃入院至其房而處其牀若寢者其家伺其寢則閉鎖其門而白於府季休光為畱守則使取之取者登焉破其屋攢矛以刺之乃死舅方為畱守判官得其頭漆之為枕至今時人以虎為所殺之妾也

出紀聞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二十九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三十

報應二十九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竇疑妻

嚴武盜妾

綠翹

馬全節婢

魯思郾女

鄂州小將

金卮

竇疑妻

唐開元二十五年晉州刺史柳渙外孫女博陵崔氏家于汴州有扶風竇疑者將聘焉行媒備禮而疑舊妾有孕崔氏約遣妾後成禮疑許之遂與妾俱之宋州揚舡下至車道口宿妾是夕產二女疑因其困羸斃之實沙于腹與女俱沈之既而還汴給崔氏曰妾已遣去遂擇日結親後一十五年崔氏產男女數人男不育女二人各成長永泰二年四月無何几上有書一函開



見之乃疑先府君之札也言汝枉魂事發近在暮月宜疾理家事長女可嫁汴州參軍崔延幼女嫁前開封尉李駟並良偶也疑不信謂其妻曰此狐狸之變不足徵也更旬日又于室內見一書吾前已示汝危亡之兆又何顛倒之甚也疑尚猶豫明日庭中復得一書詞言哀切曰禍起旦夕疑方愴惶妻曰君自省如何宜禳避之疑雖秘之而實心憚妾事五月十六日午時人皆休息忽聞扣門甚急疑心動出候之乃是所殺妾盛粧飾前拜疑曰別久安否疑大怖疾走入內隱匿其鬼隨踵至庭見崔氏崔氏驚問之乃斂容自叙曰某是竇十五郎妾疑欲娶娘子時殺妾于車道口并二女同命但妾無負疑而疑枉殺妾疑欲娶妻某自屏跡奈何忍害某性命以至於此妾以賤品十五餘年訴諸嶽瀆怨氣上達聞于帝庭上帝降鑒許妾復讎今來取

疑不干娘子無懼也崔氏悲惶請謝願以功德贖罪可乎鬼厲色曰疑以命還命足矣何功德而當命也譬殺娘子豈以功德可計乎詞不爲屈乃罵疑曰天網不漏何用狐伏鼠竄便升堂擒得疑而嚙咬拍捩宛轉楚毒竟日而去言曰汝未慮卽死且可受吾能事耳如是每日輒至則啗嚼支體其鬼或奇形異貌變態非常舉家危懼而計無從出并搏二女不堪其苦于時有僧曇亮頗善持咒疑請之置壇內閣須臾鬼至不敢升階僧讓之曰鬼道不合于人何至是耶吾召金剛坐見糜碎鬼曰和尚事佛心合平等奈何掩義隱賊且疑非理殺妾妾豈于人乎上命照臨許妾讎疑金剛豈私殺負冤者耶言訖登階擒疑如初崔氏令僧潛求聘二女鬼知而怒曰和尚爲人作媒得無忤乎僧慚而去後崔氏李氏婢女遁逃而鬼不追乃言曰吾長縛汝



足豈能遠耶數年二女皆卒疑中鬼毒發狂自食支體入水火  
啗糞穢肌膚焦爛數年方死崔氏于東京出家衆共知之出通幽記

嚴武盜妾

唐西川節度使嚴武少時仗氣任俠嘗於京城與一軍使隣居  
軍使有室女容色豔絕嚴公因窺見之乃賂其左右誘至宅月  
餘遂竊以逃東出關將匿於淮泗間軍使既覺且窮其迹訊其  
家人乃暴于官司亦以狀上聞有詔遣萬年縣捕賊官專往捕  
捉捕賊乘遞日行數驛隨路已得其踪矣嚴武自鞏縣方雇船  
而下聞制使將至懼不免乃以酒飲軍使之女中夜乘其醉解  
琵琶絃縊殺之沈于河明日制使至搜捕嚴公之船無迹乃已  
嚴公後爲劔南節度使病甚性本彊尤不信巫祝之類有云云  
者必罪之忽一日亭午有道士至衙門自云從峨嵋山來欲謁

武門者初不敢言道士聲厲不得已遂進白武亦異之引入見  
道士至階呵叱若與人論難者良久方止寒溫畢謂武曰公有  
疾災厄至重冤家在側公何不自悔咎以香火陳謝奈何反固  
執如是武怒不答道士又曰公試思之曾有負心殺害人事否  
武靜思良久曰無道士曰適入至階前冤死者見某披訴某初  
謂山精木魅與公爲祟遂加呵責他云上帝有命爲公所冤殺  
已得請矣安可言無也武不測且復問曰其狀若何曰女人年  
纔十六七項上有物是一條如樂器之絃武大悟叩頭於道士  
曰天師誠聖人矣是也爲之奈何道士曰他卽欲面見公公當  
自求之乃令洒掃堂中撤去餘物焚香於內乃昇武於堂門內  
遣清心具衫笏畱小僮一人侍側堂門外東間有一閣子亦令  
洒掃垂簾道士坐於堂外含水噴嚏又以柳枝洒地却坐瞑目



叩齒逡巡閤子中有人吁嗟聲道士曰娘子可出良久見一女  
子被髮項上有琵琶絃結于嚙下褰簾而至及堂門約髮於後  
向武拜武見驚慚甚且掩其面女子曰公亦太忍某從公是其  
之失行於公則無所負公懼罪棄某於他所即可何忍見殺武  
悔謝良久兼欲厚以佛經紙緡祈免道士亦懇爲之請女子曰  
不可某爲公手殺上訴於是僅三十年今不可矣期在明日日  
晚言畢却出至閤子門拂然而沒道士乃謝去嚴公遂處置家  
事至其日黃昏而卒

出逸史

### 綠翹

唐西京咸宜觀女道士魚玄機字幼微長安里家女也色旣傾  
國思乃入神喜讀書屬文尤致意于一吟一咏破瓜之歲志慕  
清虛咸通初遂從冠帔于咸宜而風月賞翫之佳句往往播於

士林然蕙蘭弱質不能自持復爲豪俠所調乃從游處焉於是  
風流之士爭修飾以求狎或載酒詣之者必鳴琴賦詩間以謔  
浪情學輩自視缺然其詩有綺陌春望遠瑤徽秋興多又殷勤  
不得語紅淚一雙流又焚香登玉壇端簡理金闕又雲情自鬱  
爭同夢仙貌長芳又勝花此數聯爲絕矣一女僮曰綠翹亦明  
慧有色忽一日機爲鄰院所邀將行誠翹曰無出若有客但云  
在某處機爲女伴所留迨暮方歸院綠翹迎門曰適某客來知  
鍊師不在不舍轡而去矣客乃機素相暱者意翹與之私及夜  
張燈扃戶乃命翹入卧內訊之翹曰自執巾盥數年實自檢御  
不令有似是之過致忤尊意且某客至欸扉翹隔闔報云鍊師  
不在客無言策馬而去苦云情愛不蓄於胸襟有年矣幸鍊師  
無疑機愈怒裸而笞百數但言無之旣委頓請盃水酹地曰鍊



師欲求三清長生之道而未能忘解珮薦枕之歡反以沈猜厚  
 誣貞正翹今必斃於毒手矣無天則無所訴若有誰能抑我疆  
 魂誓不蠢蠢於冥冥之中縱爾淫佚言訖絕于地機恐乃坎後  
 庭瘞之自謂人無知者時咸通戊子春正月也有問翹者則曰  
 春雨霽逃矣客有宴于機室者因洩於後庭當瘞上見青蠅數  
 十集於地驅去復來詳視之如有血痕且腥客既出竊語其僕  
 僕歸復語其兄其兄為府街卒嘗求金于機機不顧卒深銜之  
 聞此遽至觀門覘伺見偶語者乃訝不覩綠翹之出入街卒復  
 呼數卒携錘具突入玄機院發之而綠翹貌如生卒遂錄玄機  
 京兆府吏詰之辭伏而朝士多為言者府乃表列上至秋竟戮  
 之在獄中亦有詩曰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明月照幽隙清  
 風開短襟此其美者也

出三水小牘

馬全節婢

魏帥侍中馬全節嘗有侍婢偶不愜意自擊殺之後累年染重病忽見其婢立於前家人但訝全節之獨語如相問答初云爾來有何意又云與爾錢財復曰為爾造像書經哀祈移時其亡婢不受但索命而已不旬日而卒

出玉堂閒話

魯思鄆女

內臣魯思鄆女生十七年一日臨鏡將粧鏡中忽見一婦人披髮徒跣抱一嬰兒迴顧則在其後因恐懼頓仆久之乃蘇自是日日恒見積久其家人皆見之思鄆自問其故答云已揚子縣里民之女往歲建昌縣錄事某以事至揚子因娉已為側室君女即其正妻歲餘生此子後錄事出旁縣君女因投已於井并此子以石填之詐其夫云逃去我方訟于所司適會君女卒今



雖後身固當償命也思邈使人馳至建昌驗事其錄事老猶在如言發并果得骸骨其家多方以禳之皆不可其女後嫁褚氏厲愈甚旦夕驚悸以至於卒

出稽神錄

鄂州小將

鄂州小將某者本田家子既仕欲結豪族而謀其故妻因相與歸寧殺之於路棄尸江側并殺其同行婢已而奔告其家號哭云為盜所殺人不之疑也後數年奉使至廣陵舍於逆旅見一婦人賣花酷類其所殺婢既近乃真是婢見已亦再拜因問為人耶鬼耶答云人也往者為賊所擊幸而不死既蘇得賈人船寓載東下今在此與娘子賣花給食而已復問娘子何在曰在近可見之乎曰可即隨之而去一小曲中指一貧舍曰此是也婢先入頃之其妻乃出相見悲涕備述艱苦某亦怛然莫之惻

也俄而設食具酒復延入內室置飲食于從者皆醉日暮不出從者稍前覘之寂若無人因直入室中但見白骨一具衣服毀裂流血滿地問其鄰云此空宅久無居人矣

金卮

蜀青石鎮陳洪裕妻丁氏因妬忌打殺婢金卮潛於本家埋瘞仍榜通衢云婢金卮逃走經年遷居夾江因夏潦飄壞舊居渠岸見死婢容質不變鎮將具狀報州追勘款伏其婢屍一夕壞爛遂寘丁氏于法

出做戒錄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三十一終



太平廣記

卷三十一

木

一百七十

日本書紀  
卷之三十一



